

門口 12
號 1062
卷 96

讀禮通考卷第十八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盧雅雨
大清會典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喪期十八

國恤一

乾學案夏后殷周之制不可考矣當孟子之時自謂諸侯之禮未之學況於後世乎蓋自周衰禮廢列國擅權蔑棄先典家自爲制魯秉周禮爲同姓諸侯宗猶不知通喪之爲重也而況其凡乎降至後世以喪爲諱故府之遺日就湮滅又其宜也然儀禮喪服篇首稱父至尊也天子至尊也蓋以是二者爲制禮之大綱及序服則獨詳於士大夫疑別有王朝禮而世無傳焉嘗取經傳遺文參伍求之

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是知斬衰齊衰之制通乎上下而王侯降服之說亦自此昉矣周靈王喪后及太子叔向以爲有三年之喪二是知崇適以尊統在天子爲尤重矣周禮司服凡凶事服弁服注云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疏云天子諸侯絶旁期正統之期猶不降故兼言齊衰夫所謂正統之期者上而祖父母下而適適由祖父母而推則爲曾祖父母高祖父母皆當齊衰三月由適孫而推至於適曾孫適元孫適來孫之父死傳重者皆當期是也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疏云既稱君所主一不宜降矣天子諸侯爲后夫人期爲適婦大功爲適孫婦又當小功亦正統之說也即旁期亦有不盡絶者喪服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所不臣者猶當服之司服注云始封之君如虞舜漢高是其說亦通於天子也凡天子所服之人可考者止於此若夫諸侯及王朝之卿大夫士爲王斬衰爲后齊衰見於周禮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總衰既葬除之見於儀禮諸侯夫人爲天子期見於雜記天子五屬之親爲天子斬衰見熊氏諸侯昆弟疏天子女嫁諸侯爲父斬衰爲母齊衰見子嫁反疏五屬之女曰內宗姑姊妹之女舅之女若從母

曰外宗皆爲天子斬衰又姑之子婦從母之
子婦亦曰外宗其服則期見鄭氏注王朝卿
大夫之適子爲天子斬衰見周禮司服疏畿
内之民爲天子齊衰三月見庶人爲國君注
五宗之女適士庶而無服者爲天子齊衰三
月見雜記注凡爲天子制服之人可考者止
於此其正見於經傳者不過數條餘皆出於
傳述之儒依緣比擬相倚而成故其說多略
而不詳缺而不備迨至孝文更制以日易月
士大夫益罕言國恤矣夫以殘缺之文當放
棄之後而議之以不學之人無怪乎其展轉
支離也嘗慨後世每當大禮紛紜聚訟或乃
曲說阿附人便其私顯恃經傳而不知懼若

宋太宗明世宗之事可勝嘆哉予竊愍焉用
是徧考諸史及儒先語錄蓋不乏讜論閎議
可以輔翼經傳昭示來世者如漢哀以定陶
王入繼大統師丹引爲人後之義宋寧以適
孫代父執喪朱熹引父在爲祖之文皆確守
經傳不可回撓至於晉武魏文高慕亮陰尤
稱卓犖爰論次其文上自殷宗下訖明代爲
喪期國恤六篇著夫天屬之親則更有太皇
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妃太子諸王及太子諸
王如更相爲服皆國恤也復有后妃之父母
在天子則外祖父母外父母也然經傳無明
文後世君臣援引前典因時定制互有得失
并著於篇備參考云

嗣天子服先君

商書說命篇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

喪服四制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 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鶉之鶉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疏既虞之後施梁而柱楣故云諒闇之中

呂氏大臨曰闇陰同義信默之謂也

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

陸佃曰孝常行也今識而高之則以不能喪者多也中宗中而已高宗中而高焉故曰中而高之

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

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 註言不文者謂喪事辦不所當共也孝經說曰言不文者指士民也

陳澔曰君不言者謂百官百物不言而事行者也臣下不能如此必言而後事行但不文其言辭耳故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

檀弓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讒有諸 註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問有此與怪之也讒喜悅也言乃喜悅則民臣望其長久

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註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之聽朝○疏言乃讒者尚書無逸云言乃雍雍讒字相近義得兩通

論語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朱熹集註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太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始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曲禮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註謙未敢稱一人春秋傳曰以諸侯之喻年即位亦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晉有小子侯是僭取於天子號也○號適嗣於初喪未忍即受天王之稱云予小子者言我德狹小也鄭引春秋文九年公羊傳文證天子三年之內稱予小子也嗣王既呼為小子王喪質故不變稱也

凱銓曰案書顧命乙丑成王崩癸酉康王尸天子位當俟踰年也三年之內王自稱不曰王爾臣下未嘗不稱曰王也王乃反喪服曰予小子未敢稱一人康王何以稱一人劍也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予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註君大夫天子大夫有土地者不敢稱曰余小子辟天子之子未除喪之名大夫士之子亦辟其君之子未除喪之名辟僭儗也其先之生則亦不改馬融曰詩曰嗟予小子書曰嗚呼小子則亦未除喪之名中之大故必謙以小子諸侯有繼世之禮故必命以嗣此在下者所以必辟之也禮諸侯在凶服曰適子孤春秋傳曰在喪公侯曰子儀禮士喪服曰哀子某是國君與士之所自稱者如此而已然則春秋之例踰年稱公以孝子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踰年稱公以明繼體以繫民臣之心三年不忍當故三年稱子侯儐禮也大夫士之子先國君而名同之未葬而嗣子稱侯非禮也皆有小子侯儐者猶稱字蓋君雖不奪其名而臣不可不稱字

春秋文公九年春毛伯來求金註求金以共葬事雖踰年而未葬故不稱王使

公羊傳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君也註時王新有三年喪○疏即去年八月天王崩是也踰年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為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註故君薨稱子明繼體以繫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註孝子三年未在思慕不忍當父位故雖即位猶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曰非也非王者與曰是子也註雖名為二年稱子其實非唯繼父之位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註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法度

胡安國曰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即位矣何以言未君古者諒陰三年百官總己以聽於家宰天下大事皆稟焉則是家宰天下之君也一時託於王命以號令天下大臣當國秉政不可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非諒陰天下之通喪所以示後世大臣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跋扈之萌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

車蓋未有以春秋此義折之耳

家鉉翁曰曾論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諸說不同皆未得其當及讀公羊春秋傳而得其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者稱子之義也君薨太子立既為君矣而猶稱子

子於其國中既葬而後稱爵以子道終喪不忍代君之心則事死如生喪亡若存而其為孝無所不在矣是襄王未葬故毛伯不稱使

汪克寬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觀春秋在喪不書王命則喪制不可短矣○又曰非王出號令而冢宰攝行不可遂同王命而稱使示君臣之分不可紊而大權不可專也君命者人君威福之所係也人臣而假君命行於天下是專竊之極篡奪之萌也故周公輔成王召公初立康王以王命誥臣民皆稱王若曰所以謹君臣之名分也

漢書文帝紀後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乙巳葬霸陵

景帝紀後七年夏六月丁未太子即皇帝位遺詔喪制以日易月見臣民服天子除

胡寅曰文帝減節禮紀負萬世譏責以小仁害大仁固有罪矣然遺詔所諭者謂吏民耳太子嗣君豈吏民與而景帝冒用此文乃自短三年之制是不為君父服斬衰自景帝始也且天子之所以不遂服三年者何謂哉謂妨政事耶謂費財用耶謂妨攝政之人耶謂防攝政之人則自堯舜至周末未聞行得不可以為說財用固所以行禮也謂防攝政之故則用輕廢重尤為不可攝政之人而奪喪君之國者至於為亡民嫁娶祠祀之故則用輕廢重尤為不急揆之以理稽之以事無一而可不法虞舜二代乃安然以刻薄之景帝為師而無所戚懼特謂位尊勢隆得以自便是不知理義之為大也寥寥千載所皆

武欲行古制而尼於裴傅之邪說獨媿孝文天性仁厚斷以不疑維求盡合禮文而哀戚之情溢於杖絰讀其史者猶惻然感動想見其為人焉嗣皇帝臨曰案後之儒者皆以為短喪自孝文遺詔始以為深譏然愚考之三年之喪自春秋戰國以來未有能行者矣子張問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蓋時君不有行三年喪者故子張疑而問之而夫子荅以古禮皆然蓋亦嘆今人之不能行也滕文公問喪禮於孟子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魯最為秉禮之國夫子稱其一變可以至道而尚不能行此則他國可知漢初禮文大率皆承秦舊秦無禮義者也其喪禮固無可考然杜預言秦燔書籍率意而行凡十而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帶其間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解情是以孝文遺詔斂畢便葬葬畢制紲禪之文以是觀之則孝文之意大略欲革秦之苛法耳蓋古人所謂方喪三年所謂為天子斬衰者亦以資於事父以事君其義當然然檀弓言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宮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又言君之喪諸侯音之長杖則亦未嘗不問其官之崇卑情之淺深而有所降殺秦務欲尊君卑臣而驅之以一切之酷法意其所以令其臣民者somewhat是以帝縞其弊釋其重服而為大功小功纖悉其次臨而為三六日詔語忠厚懇惻與異時振貸勸課等詔皆仁人之言出吾司馬溫公帝之謚固不為嗣君而設而景帝之短喪亦初不緣遺詔也何也蓋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葬後為即吉之漸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于洮梁則于灮丘故書曰宋子贬之也晉悼公卒既葬未終喪而平公會諸侯于漷則稱君書以晉侯矣晉獻公卒奚齊未葬則稱君之子卓既葬而遇弒則稱君明未葬則不可名其為君也自春秋以來諸侯多不能守五月之制蓋欲急於從吉也至秦始皇以七月崩丁沙丘九月葬漢高祖崩凡二十三日而葬葬之一日而惠帝即位文帝崩凡七日而景帝即位蓋葬期愈促矣必葬而即位者可知其以吉禮即位也必促葬期者可知其決不能諒陰三年

也景帝之所遵者惠帝之法惠帝之所遵者春秋以至七秦之法耳豈孝文遺詔為之乎劉公非言翟方進後母死葬後三十六日起視事以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以為明詔然詳孝文之詔既不為嗣君而設亦未嘗以所謂二十六日者為臣下居私喪之限制也俗吏薄孝敬而躭榮祿是以並緣此詔之語遂立短喪之法以便其私至方進之時遂指為漢家之法耳

乾學案胡致堂之語可謂詞嚴義正而鄱陽馬氏則又曲為之解然其言亦有可參考者

漢書高帝紀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五月丙寅葬長陵已下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羣臣上尊號曰高皇帝孝惠紀五月丙寅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自崩至葬凡二十七日已下棺皇太子羣臣皆反二十七日以前未即位猶稱皇太子亦知當時必葬而後即位也顧是日長陵馳回四十里有虞祭安神之禮又上謚高帝是日即天子位推尊皇太后行慶施惠不應如是汲汲史紀丙寅葬已即立太子正義曰丙寅葬後四日至已巳即立太子為帝也其說是矣惠帝紀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九月辛丑葬安陵自崩至葬凡二十四日史記呂后紀孝惠帝九月辛丑葬太子即位為帝謁高廟此太子即呂后所名後宮美人子其即位在葬後可知也至文帝以己亥崩乙巳葬不過七日景帝以葬之三日丁未即位故鄱陽馬氏謂景帝所行者惠帝之法也自景帝甲子日崩武帝即於甲子日即位武帝後元二年二月丁卯崩于五柞宮入殯未央宮前殿三月甲申葬茂陵昭帝先以戊辰即位在大行晏駕

之次日自茲孝宣而降葬期稍遠太子即於
殯前踐阼至後漢明章諸帝用孝武故事先
帝棄羣臣之日即儲君嗣大寶之辰此又不
知何人主斯議而後世遵之爲不可易也此
當咎漢武帝之失與文帝無與者三年之喪
自天子以至庶人無貴賤一也有天下國家
者不便於天位久曠冢宰聽政爲從權制柩
前即位即位禮畢便反喪服意亦采尚書顧
命之大略而不知越禮爲尤甚也惟漢文帝
以己意欲喪葬簡約易於集事而昭昭有大
紅小紅纖之限制遂疑爲短喪自文帝始耳
不知其所謂令到三日釋服者專指在外吏
民而言也其所謂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
纖七日者專指在朝羣臣而言也初非爲嗣
君創短喪之制也乃景帝以此爲嗣君之服
而後世之人臣見嗣君遂緣此爲子服父之永制後
世之人臣見其君之服如此亦竟緣此爲臣
服君之永制於是乎先王之禮遂一變而不
可復矣詔中已下棺之語謂既葬之後服三
十六日有喪變除之節乃後世竟從初喪
服三十六日則并虞練祥禫之意而失之何
其弗深考也

晉書禮志文帝之崩國內服三日武帝亦遵漢魏之典
既葬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馬孚太傅
鄭沖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領中領軍司馬望司空
荀顗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陵都護

大將軍郭建侍中郭綏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等奏曰臣聞禮典軌度豐殺隨時虞夏商周咸不相襲蓋有由也太晉紹承漢魏有革有因期於足以興化而已故未得皆返太素同規上古也陛下既已俯遵漢魏降喪之典以濟時務而躬蹈大孝情過乎哀素冠深衣降席撤膳雖武丁行之於殷世曾閔履之於布衣未足以喻方今荊蠻未夷庶政未乂萬機事殷動勞神慮豈遑全遂聖旨以從至情臣等以爲陛下宜割情以康時濟俗輒敕御府易服內省改坐太官復膳諸所施行皆如舊制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絰於草土以存此痛況當食稻衣錦誠侂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心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殺奈何奈何孚等重奏伏讀聖詔感以悲懷輒思仲尼所以抑宰我之問聖思所以不能以己甚深甚篤然今者干戈未戢武事未偃萬機至重天下至衆陛下以萬乘之尊履布衣之禮服麁席藁水飲蔬食殷憂內盈毀悴外表然而躬勤萬機坐而待旦降心接下仄不遑食所以勞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悚息不寧誠懼神氣用損以疚大事輒敕有司改坐復常率由舊典惟陛下察納愚歎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詔曰重覽奏議蓋以悲剥不能自勝奈何奈何三年之喪自古達禮誠聖人稱情立哀明恕而行也神靈日遠無所訴告雖薄於情食旨服美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傷其心言用斷絕奈何奈何帝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之

乾學案武帝不從羣臣之請而決意遂服三

年此帝生平第一盛德事也及太子居母喪正可終服乃聽杜預輩之說遂既葬而除何其厚於待己而薄於待子也可謂信道不篤者矣

宋書禮志晉文帝之崩也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上有曾閔之性實行喪禮喪禮實行何爲除服若因此守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能復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恐難行也祜曰且使主上遂服猶爲善乎玄曰若上不除而臣下除此爲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

葛洪曰晉之宣景文武四帝居親喪皆毀瘠踰制又不用王氏二十五月之禮皆行二十七月服於時天下之在重哀者咸以四帝爲法習鑿齒曰傅玄知無君臣之傷教而不知兼無父子爲重豈不蔽哉且漢廢君臣之喪不降父子之服故四海黎庶莫不盡情於其親三綱之道二服恒用於私室而王者獨盡廢之豈所以孝治天下乎詩云猷之未達其傳玄之謂也

司馬光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絕父子之恩虧君臣之義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羣臣之賢君而非襃傅之徒固陋庸臣習常玩故不能將順其美惜哉

宋書周朗傳世祖即位朗上書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以其哀並衷出故制同外興日久均痛故愈遲齊典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云何使衰苴之容盡鳴號之音息夫佩玉啓旒深情弗忍冕珠視朝不亦甚乎民法有變於古而刻於情則莫能順焉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何乃厚於惡薄於善與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

舊唐書高祖本紀高祖崩遺詔喪事一依漢制

貞觀政要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人情之至痛者莫過乎喪禮也故孔子云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自天

子達於庶人一也又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近代帝王遂行漢儀以日易月之制甚乖於禮典朕昨見徐幹中論復三年喪篇義理甚審深恨不早見此書所行太疏略但知自咎自責追悔何及因悲泣久之

唐書代宗崩德宗即位欲禫服終制下詔曰朕聞禮貴緣情因心屢孝高宗得說其代予言今朝有股肱濟爲舟楫出納惟允足以保邦況荼蓼在懷日時猶淺欲遂權奪抑就公除攀號痛心實所未忍朕將從禫服以終喪紀百官卿士宜悉哀懷禮儀使禮部尚書顏眞卿奏曰哀號在疚開闢所無誠懇尚違庶僚增懼伏見百辟並已釋除事既合權禮無獨異不可以吉凶兼制臣子殊儀伏乞奉顧命之文節因心之孝順時即吉屈已臨朝則萬姓心安四方事集臣典司儀注不敢輕移犯冒宸嚴無任懇迫又下詔欲以素服練巾聽政詔曰昔高宗諒陰三年舜爲堯禹爲舜亦服喪三年故禮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是知罔極之恩昊天難報朕虔奉遺詔又迫於羣議將欲從吉未忍割哀其百寮宜以今月十七日釋服朕以素服練巾衙哀聽政凡百在位知朕意焉禮儀使又奏曰孝德動天事踰前古德音俯降感咽載深臣伏守遺詔禮從易月祥禫變除儀注皆備若陛下未忍即吉更服練巾則遺詔不得奉行羣僚無以覲見伏乞俯順人望仰遵先旨實大孝不虧萬方幸甚臣職在典禮愚守如前無任懇迫之至

宋史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太宗崩眞宗散髮號擗有司定散髮之禮皇帝諸王公主縣主諸王夫人六宮內人並左被髮皇太后全被髮帝服布斜巾四腳

大袖裙袴帽竹杖腰絰首絰直領布襴衫白綾襯服諸
王皇親以下如之加布頭冠絹襯服皇太后皇后內外
命婦布裙衫帔帕頭首絰絹襯服宮人無帔乾興元年
二月十九日眞宗崩仁宗即位二十四日大斂成服三
月一日小祥帝行奠釋衰服羣臣入臨退赴內東門進
名奉慰自是每七日皆臨至四十九日止十三日大祥
帝釋服服黲

馬端臨曰時上雖卅以日易月之制改服臨朝宮中實行三年之喪

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崩十三日大斂帝成服十七
日小祥四月一日禫除自成服至除服僅十九日
紹興五年四月甲子徽宗崩於五國城七年正月問安
使何蘧等還以聞宰執入見帝號慟擗踊終日不食宰
臣張浚等力請始進糜粥成服於几筵殿文武百僚朝

晡臨於行宮自聞喪至小祥百官朝晡臨自小祥至禫
祭朝一臨太常寺言舊制沿邊州軍不許舉哀緣諸大
帥皆國家腹心爪牙之臣休戚一體至於將佐皆懷忠
憤宜就所屯自副將而上成服日朝晡臨故校罷於本
營命徽猷閣待制王倫等爲奉迎梓宮使時知邵州胡
寅上疏略曰三年之喪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乃漢孝
文自執謙德用日易月至今行之子以便身忘其親臣
以便身忘其君心知其非而不肯改自常禮言之猶且
不可況變故特異如今日者又當如何恭惟大行太上
皇帝大行寧德皇后蒙塵北狩永訣不復實由粘罕是
有不共戴天之讎考之於禮讎不復則服不除寢苫枕
戈無時而終所以然者天下雖大萬事雖衆皆無以加
於父子之恩君臣之義也伏覩某月某日聖旨緣國朝

故典以日易月臣竊以爲非矣自常禮言之猶須大行有遺詔然後遵承今也大行詔旨不聞而陛下降旨行之是以日易月出陛下意也大行幽厄之中服御飲食人所不堪疾病粥藥必無供億崩殂之後衣衾斂藏豈得周備正棺卜兆知在何所茫茫沙漠瞻守爲誰伏惟陛下一念及此荼毒摧割倍難堪忍縱未能遵春秋復讎之義俟讎殄而後除服猶當革漢景之薄喪紀以三年爲斷不然以終身不可除之服二十七日而除之是薄之中又加薄焉必非聖人之所安也昔滕定公薨滕文公欲行三年喪問於孟子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文公用其言而父兄百官皆不欲文公猶以爲疑孟子曰上有好者如草歡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莫敢不哀者以身先之故也文公篤信而力行

顏色戚哭泣哀於是時四方來弔者皆悅其得禮何則舉措合於人之良心良心不可滅故也今在陛下斷之於心身自行之裴秀傳玄之言曾何足恤乎陛下遠離大行十有一年雞鳴問寢以天下養既不足以當大事矣獨有三年之服少稱孝思尚可自勉耳吳王夫差每出必使人謂己曰汝忘越王之殺汝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陛下衰服在躬痛苦隨之甚於夫差敵有人焉豈不知畏雖宅憂三祀而軍旅之事皆當決於聖裁則諒闇之典有不可舉蓋非桃塊無聞之日是乃桃戈有事之辰故魯侯有周公之喪而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則是墨衰即戎孔子取其誓命後世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莊宗決勝於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世宗接戰於高平古今莫不以爲孝今六師戒嚴方將北討萬機之衆

孰非軍務陛下聽斷平決得禮之變卒哭之後以墨衰臨朝合於孔子所取其可行無疑也如合聖意便乞直降詔旨云恭惟太上皇帝寧德皇后誕育眇躬大恩難報欲酬罔極百未一申鑾輿遠征遂至大故訃音所至痛貫五情想慕慈顏杳不復見怨讎有在朕敢忘之雖軍國多虞難以諒闇然衰麻枕戈非異人任以日易月情所不安興自朕躬致喪三年即戎衣墨況有權制布告中外昭示至懷其合行典禮令有司集議來上如敢沮格是使朕爲人子而忘孝之道當以大不恭論其罪陛下親御翰墨自中降出一新四方耳目以化天下天地神明亦必有以佑助臣不勝大願

張浚論終行喪禮疏曰臣昨日伏蒙聖慈特遣中使宣諭欲終行喪禮且緩聽政之期仰惟聖情哀慕大孝格天凡在臣子孰不感涕臣竊惟天子之孝與士庶不同必也仰思所以承宗廟奉社稷若規規然以堅守孝節爲事顧何以副委託之重哉今日之事利害所繫則又有大於此者梓宮未返天下塗炭至讎深恥亘古所無陛下揮涕而起斂髮而趨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臣猶以爲晚也至若易月之制聽政之期臣嘗考之故事揆以人情皆爲得中伏望聖慈痛自抑損早賜矜從臣不勝至願○浚又論易月之制曰臣竊惟陛下至孝之性出於天成思養親之弗及痛梓宮之在遠雖躬行終身之喪臣知其猶未稱陛下孝思之深也惟是易月之制若聖慈堅欲不允則出而勞師臨戎訓閱士卒皆爲非禮陛下固當不得已以徇羣臣之請獨異時視朝之服比故事更令淡白仍寬其制多以疏厚之帛爲之供帳服

用並去采飾悉從樸素以示天下追慕痛念之意蓋太
上皇帝在位二十六年天下蒙被厚澤今不幸而崩於
沙漠之地故天下之責望於陛下也深陛下勉從羣請
上以軍旅多事思所以雪大恥圖恢復安宗廟救百姓
而身行於宮中者喪禮如制可以感格天心可以俯慰
人望臣累被聖訓知聖心之所以自處者於孝道已盡
尚慮陛下疑易爲非制故不憚煩瀆上凟宸聽伏幸裁
覽

淳熙十四年十月八日高宗崩孝宗號慟擗踊頃二日
不進膳尋諭宰執王淮欲不用易月之制如晉武魏孝
文實行三年之喪自不妨聽政淮等奏通鑑載晉武帝
雖有此意後來只是宮中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羣臣不
能將順其美司馬光所以譏之後來武帝竟欲行之淮

曰記得亦不能行帝曰自我作古何害淮曰御殿之時
人主衰絰羣臣吉服可乎帝曰自有等降乃出內批朕
當衰三年羣臣自行易月之令其合行儀制令有司討
論詔百官於以日易月之內衰服治事二十日丁亥小
祥帝未改服王淮等乞俯從禮制帝流涕曰大恩難報
情所未忍二十一日車駕還內帝衰絰御輦設素杖軍
民見者往往感泣詔自今五日一詣梓宮前焚香帝服
衰服素幄引輔臣及班次而禮官奏謂苴麻三年難行
於外庭奏入不出十一月戊戌朔禮官顏師魯尤袤等
奏乞禮畢改服小祥之服去杖絰禫祭禮畢改服素紗
軟脚折上巾淡黃袍黑銀帶神主祔廟畢改服幞頭黑
鞓犀帶遇過宮燒香則於宮中衰絰行禮二十五月而
除帝批淡黃袍改服白袍二月己亥大祥四日辛丑禫

祭禮畢五日壬寅百官請聽政不允八日百官三上表
引康誥被冕服出應門等語以證九日詔可十五年正
月十八日甲寅百日帝過宮行焚香禮二十一日丁巳
諭輔臣曰昨內引洪邁見朕已過百日猶服衰麤因奏
事應以漸令宜服如古人墨衰之義而巾則用縞或羅
朕以羅縞非是若用細布則可王淮等言尋常士大夫
丁憂過百日中衫皆用細布出而見客則以黲布今陛
下舉曠古不能行之禮足爲萬世法帝又曰晚間引宿
直宿之類如何淮曰布巾布背子便是常服上不以爲
然自是每御延和殿止服白布折上巾布衫過宮則衰
絰而杖三月壬子啓攢帝服初喪之服甲寅發引丙寅
掩攢甲戌親行第七虞祭大臣言虞祭乃吉禮合用韡
帶上曰只用布折上巾黑帶布袍可也二十日丙戌神

主祔廟是日詔曰朕昨降指揮欲衰絰三年緣羣臣屢
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
所請之詔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
體至意勿復有請於是大臣乃不敢言蓋三年之制斷
自帝心執政近臣皆主易月之說諫官謝鐸禮官尤袤
心知其不可而不敢盡言惟救令所刪定官沈清臣再
上書願堅主聽大事於內殿之旨將來祔廟畢日預降
御筆截然示以終喪之志杜絕輔臣方來之章勿令再
有奏請力全聖孝以示百官以刑四海帝納用焉

周必大思陵錄辛巳朝晡臨如儀聽第二表不允批
答就拜第三表上令甘昇傳旨欲不用易月之制如
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服自不妨聽政可商量所
降詔旨但衰衣久則壞又難改造可商量以聞既而

有旨未時奏事行自司去裹面計會上只用白衫否
予以紹興十二年徽宗之喪太常寺檢會永昌陵故
事皇帝視事日去杖經服斜巾垂帽小祥改服布四
脚直領布襴腰絰布袴今參酌俟皇帝視事日宰執
奏事去杖至小祥日去冠餘官依此今既未視事難
遽改服奏事遂不改服未時入奏事上服衰絰嗚咽
流涕奏畢來喪服指揮上曰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
予奏通鑑載晉武雖有此意後來止是宮中深衣練
冠上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譏之後來
武帝竟行蓋所謂皇太后之喪上不無及太后字予
奏記得亦是不能行上曰自我作古何害予奏御殿
之時人主衰絰羣臣吉服可乎上曰自有等降予曰臣
從君者也若或可行則祖宗行之矣今乞令有司討

論庶使四方知陛下之聖孝自不必降詔上曰指揮
可也○丙申朝臨訖赴後殿素幄奏事奏謝前日遣
中使旦云臣等已具奏咋禮官謂苴麻三年難行於
外廷今祥禫甚邇乞付外施行施樞密再三云百日
之制實不可行正礙正月人使朝見上曰朕自有所
見少間批出予奏陛下聖孝冠古知漢文短喪之失
而陋晉羣臣不能成武帝之美所以銳意復古非聖
學高明豈易及此上曰朕正欲稍救千餘年之弊
周密癸辛雜誌古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自漢
文短喪其後時君皆以日易月行之既久無以爲非
者惟孝宗皇帝行之獨斷一旦復古可謂孝矣李氏
雜記常書其事甚略今撫當時始末於此以益國史
之未備云高宗之喪既易月孝宗常諭大臣不用易

月之制如晉武魏孝文實行三年之服自不妨聽政
丞相周必大入奏上服衰絰嗚咽流涕奏及喪服指
揮上曰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必大奏晉武雖有此
意後來止是宮中深衣練冠上曰當時羣臣不能將
順其美光所以譏之後來武帝竟行謂皇太后之喪必大奏記
得亦是不能行上曰自我作古何害遂詔曰大行太
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遵易月之
令至小祥祭奠上不變服必大奏聖孝過哀猶御初
祥之服臣等不勝憂惶乞俯從禮制上流涕曰大恩
難報情所不忍俟過大祥商量既而必大又奏禮官
苴麻三年恐難行於外庭今祥禫在邇乞付外施行
樞密施師點奏曰百日之制其實不可行正礙正月
人使朝見上曰朕自有所見必大奏陛下聖孝冠古
知漢文短喪之失而陋晉羣臣不能成武帝之美所
以銳意復古非聖孝高明豈易及此上曰朕正欲稍
救千餘載之弊會救令所刪定官沈清臣論喪服六
事凡八千言展讀甚久極合上意知閣張嶷奏已展
正引例隔下清臣奏讀如初久之嶷又云簡徑奏事
上目之令勿却已而甚久嶷前奏恐妨進膳清臣正
色曰言天下事讀竟乃已上勞之曰卿二十年間廢
今不枉矣於是上意益堅一日奏事上忽指示衣袂
曰此已易用布不太細否必大奏曰陛下獨斷行三
年之喪均是布衣何細也且光堯初上仙陛下便有
此意而羣臣不能將順致煩聖慮所謂其臣莫及足
以垂訓萬世矣至卒哭祭迎祔太廟內批朕昨降指
揮欲衰絰三年緣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

事內殿雖有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稽之經典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於是經行三年之服焉

建文書法擬建文帝既即位詔行三年喪禮時上欲行三年喪有司執倒以請上出諭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先太子殂向欲終之而不可得茲當大故敢不如禮有司奏曰天子之孝與庶人異當以社稷生靈爲重惡得狥匹夫之節況遺詔在乎復傳諭曰魏文帝猶能守禮況朕讀書知禮義不能遵古先王之定制爾等不欲朕行古禮是謂吾君不能也有司復奏曰陛下欲行三年之喪非敢謂不能也但郊社宗廟之祭不可久虛朝貢訟獄之繁不可暫廢故漢文詔以日易月而歷代因之遺詔諄諄欲一如漢文行事其慮甚遠願陛下少抑至情俯循衆論復諭曰朕非敢效古人諒陰不言也郊社宗廟朕將越紼而行事朝貢訟獄罔敢不親但朝則麻冕麻裳退則齊衰杖絰食則饘粥有何不可不可不然食稻衣錦爾輩負以爲安乎羣臣奏曰陛下既不廢政事而自致哀情敢不惟命遂定儀注以進

仁宗實錄永樂二十二年九月癸未禮部尚書兼太常卿呂震奏太宗皇帝遺命喪服一如太祖高皇帝倣漢制以日易月今已踰二十七日請上釋衰服服烏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朝上不聽命六部都察院詳議以聞震與六部都察院奏上宜服素衣冠黑角帶羣臣從君服上曰梓宮在殯朕何忍遽易自是臨朝素冠麻衣麻絰朝退仍衰服

紀錄彙編時上命廷臣議楊士奇以爲不可黃淮亦
與士奇合震辭色忽然蹇義從旁解之請兼取二說
具奏上宜服素衣冠黑角帶羣臣皆從君服報可明
旦上素冠麻衣麻絰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
國公如上所服餘文武羣臣之服皆從義等所定朝
罷上召蹇義夏原吉楊士奇等諭曰呂震昨奏易服
云皆與汝等議定然後奏聞時吾已疑其非但聽臣
下易之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後聞士奇有言始知其
妄士奇所執是因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又顧
義曰汝所折衷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羣臣聽從
其便

案黃曰喪之有服也非文具也將以表其中心之哀而自致其情也故有喪之文有喪之實如建文君服太祖之喪欲行三年之禮而羣臣固執以為不可建文遂靖治民事神種種不廢而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獨盡其居喪之實是皆不能奪洪熙初即位語輔臣曰喪禮一如建文可除者服不可不盡者心此聖

宣宗實錄洪熙元年六月丙寅行在禮部尚書呂震奏
大行皇帝喪禮原定儀注自六月初三日聞喪爲始百
官素服烏紗帽用白麻布腰絰於西角門朝參遵依遺
詔二十七日而除今請自七月初一日爲始鳴鐘鼓上
服淺淡色衣烏紗翼善冠黑角帶於奉天門視事百官
皆淺淡色服烏紗帽黑角帶朝參如常儀退朝仍終太
宗文皇帝服制上曰固是遺詔然朕心何能忍古人云
雖加一日愈於已初一日仍素服坐西角門不鳴鐘鼓
待滿百日再議

乾學案仁宗在位僅踰年耳其所行喪禮昭
然在人耳目宣宗宅憂率而行之可也呂震
前此建議已嘗見責於仁宗而今復以此禮

進新主何與實錄言仁宗之視朝素冠麻衣麻絰而於宣宗僅言素服亦以見其不能率由舊章矣

憲宗實錄成化初張元禎爲編脩上疏勸行三年喪孝宗實錄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戊辰憲宗純皇帝之喪至是已百日上以釋宮在殯仍不釋服視事百官素服朝參如舊丙子監察御史曹璘上疏請梓宮發引之日上衰絰杖履至大明門外率百官拜哭而別仍率宮中行三年之喪

紹興府志理學傳潘府宇孔脩上虞人自爲諸生讀濂洛書即慨然有志成化丁未成進士憲廟賓天敬皇踐祚哭臨二十七日禮官請如制易服敬皇素服如故朝臣服吉者皆趨出易素百日又如之禮官愈

請從吉府乃毅然抗疏勸行通喪其略曰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子爲父臣爲君皆斬衰三年仁之至義之盡也堯舜以來自天子至於庶人一用此道漢文帝事不師古遺詔短喪景帝苟從綱常墮地晉武帝欲之不能行魏孝文行之不能盡宋孝宗銳志復古易月之外猶執通喪然能行於上不能行於下未足爲聖王達孝也憲宗皇帝奄棄四海臣庶銜哀陛下至愛由衷痛切肝肺柩前即位三請始從麻衣視朝百日未改此一念天理之發也伏乞力排羣議斷自聖心定爲三年之喪詔禮官博士參考載籍使喪不廢禮朝不廢政合於古不戾於今行於上可通於下則大本以立大經以正子化於孝臣化於忠使天下後世仰爲三綱五常之共主顧不偉哉劉切

數千言親友疑懼沮以皇明祖訓勸行三年之喪者斬府不聽疏竟上衰絰待罪詔輔臣看詳並泥歲說禮部侍郎倪岳獨贊決之定儀制三年不鳴鐘鼓不受朝賀朔望宮中素服舉奠梓宮發引府獨衰絰哭送衆皆目之由是敬皇孝德感動中外而府名重海內矣

臣民爲天子服

漢書文帝紀帝崩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絶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於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於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於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晉灼曰漢語作跣跣徒跣也經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下師古曰爲下棺也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服虔曰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月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爲鎖縷纖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帝自奉已意創而爲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爲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晉灼譏說未之思也此今比類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

故無有所改 師古曰自崩至葬凡七日也劉攽曰文帝制此喪服斬自已葬之後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以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此其證也說者遂以日易月又不通計葬之日皆大謬也考之文帝既葬除重服制大紅小紅所以漸即吉耳徐積曰孔子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而漢文行以日易月之制甚非也後世因循無人議之亦可惜也然漢以三十六日而為二十七日是非禮之中又非禮矣嗚呼漢詔稱時制為衣服以軟中墨衰以臨便坐見羣臣亦可也閻若璩曰劉攽謂漢文制此喪服斬自已葬之後其未葬之前則仍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其證也說者遂以日易月又不通計葬之日皆大謬也余因是取漢文遺詔反覆讀之益嘆賈誼過秦論贊之精確不可易也史記漢書皆云已下句無棺字索隱曰已下者謂柩已下於壙始服大紅小紅等服則三十六日者在既葬之後明矣至魏武始令葬畢便除無所為三十六日之服者後又何代百以三十六日為除服之期而不論葬與否至唐明皇肅宗之喪又降三十六日而為二十七日是非禮之中又非禮矣嗚呼漢詔具在豈竟未之讀耶抑讀之而不解耶何其自為紛紛耶

乾學案三代時天子與諸侯實各治其國故惟諸侯為天子服大夫之朝於天子者有服而國人則闕焉自秦漢以後封建廢而天下一統為郡縣事體既已不同至漢文行以日易月之制而古今之禮益不可合矣古之諸侯略如今之郡邑守長乃古有斬衰總衰之制而漢後之封疆大吏古諸侯之臣略如今之郡邑守長乃古有斬衰總衰三月之服幾外則無之漢後庶幾內有齊衰三月之服且徧於天下其時分封諸侯王雖參錯郡縣之間天子之聲靈徧於遐荒矣吏則由重而減輕民則推近以及遠此一統之所以異於封建也古諸侯之子嫌不敢服士之子賤不制不杖期諸侯之子則與士俱服斬衰蓋古之諸侯服大夫之子多為天子之大夫之子為天子齊衰內外親屬故從服之義亦如家

人一體後世官負親屬緦非服制所及矣惟
給事殿中者服斬衰三十六日略如古之王
朝卿士而日月又殊於是斷自漢文遺詔以
下立臣民爲天子一條載之於此而諸侯服
天子古制則見第三卷儀禮篇中不敢混也
漢書王莽傳平帝崩大赦天下有司議曰禮臣不殤君
皇帝年十有四歲宜以禮斂加元服奏可莽徵明禮者
宗伯鳳等與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宋書禮志云王
莽欲眩惑天下示忠孝也

乾學案杜預言漢氏承秦率天下爲天子終
服三年是三年之喪在暴秦猶不廢也平帝
崩王莽令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是三
年之喪在賊莽猶能復也由前言之則漢文
之失甚矣由後言之則晉武每未盡善爾

漢書光武帝紀帝崩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
帝制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史皆無離城郭無遣
吏及因郵奏

三國志魏武帝紀王崩遺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
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
各率乃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珠寶

沈約曰帝以正月庚子崩辛丑即殯是月丁卯葬必反吉是爲不踰月也

乾學案魏志丁卯乃二月是字誤

蜀先主傳章武三年先主疽丞相亮言於後主曰乃顧
遺詔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寮發喪滿三日除服到葬
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

乾學案自漢文創三十六日之制後代率因

之然其所謂三十六日釋服者斷自既葬以後也乃魏則定以葬畢而除已減於漢文矣至蜀則定爲三日而除更減於魏矣自晉以後大率循魏之舊葬畢而除彼於漢文葬後三十六日之制尚不能守又何況行三年之服哉

南齊書武帝紀建元四年三月太祖崩上即位大赦征鎮州郡令長軍屯營部各行喪三日不得擅離任詔曰喪禮雖有定制先旨每存簡約內官可三日一還臨外官聞一日還臨後有大喪皆如之

北齊書文宣帝紀天保十年冬十月帝暴崩遺詔三年之喪雖曰達禮漢文革創通行自昔義有存焉同之可也喪月之斷限以三十六日嗣主百僚內外遐邇奉制

割情悉從公除

周書明帝紀武成二年夏四月帝大漸口授詔曰小斂訖七日哭文武百官各權辟衰麻且以素服從事四方州鎮使到各令三日哭哭訖悉權辟凶服還以素服從事待大例除喪葬訖內外悉除服從吉三日之內勿禁昏娶飲食一令如平常也

宣政元年六月帝崩遺詔喪事資用須使儉而合禮墓而不墳自古通典隨吉即葬葬訖公除四方士庶各三日哭

周書顏之儀傳時京兆郡丞樂運亦以直言數諫高祖崩宣帝嗣位葬訖詔天下公除帝及六宮便議即吉運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先王制禮安可誣之禮天子七月而葬以俟天下畢至今葬期既促事訖

便除文軌之內奔赴未盡鄰境達聞使猶未至若以喪服受弔不可既吉更凶如以玄冠對使未知此出何禮進退無據愚臣竊所未安

一用漢制

唐書太宗崩高宗即位禮部尚書許敬宗奏言伏奉遺詔臣下喪服以日易月皆從三十六日之限但大行在殯皇帝主喪山陵事畢方釋衰絰依禮近臣君服期服舊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太宗崩遺詔喪紀畢後除從之

敢緣斯義請延至葬畢後除從之

通典大唐元陵遺制其喪儀務從儉約天下節度觀察團練使刺史等並不須赴哀其天下人吏敕到後出臨二日皆釋服無禁婚娶祠祭酒肉其宮殿中當臨者朝夕各十五舉音禮固從宜喪不可久皇帝宜三日聽政

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而釋服

乾學案唐書本紀及凶禮志皆不載遺詔服制故今以通典爲據○又案遺制但言天下人吏而不分別在朝諸臣下所言皇帝宜三日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而禫又專爲嗣君而設則在朝諸臣之服實統於天下人吏之中矣宜乎代宗之喪崔祐甫竟欲三日而釋也嗚呼君父之服始而三十六日繼而二十七日後又易之以三日議禮至此尚可與言先王之制哉

唐書代宗崩羣臣朝夕臨常衰哭委頓從吏或扶之中書舍人崔祐甫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衰恨之會議羣臣喪服衰以爲禮臣爲君斬衰三年漢文權制猶三十

六日玄宗以來始服二十七日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
羣臣當從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其天下吏人三日釋服
自遵遺詔祐甫以為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皆應三日
釋服相與力爭聲色陵厲哀不能堪乃奏祐甫率情變
禮貶之

杜佑曰大唐元陵遺詔天下人吏救到後三日釋服伏以公卿百寮不同人吏準禮臣為君服斬衰三年案高宗實録昭陵臣下喪服皆準漢文帝故事三十六日又案高宗崩服紀輕重亦依太宗故事中宗崇亡亦時臣下喪服並所遵守據禮及故事今百官並合準遺詔二十七日釋服其小祥內百官並無服日每日平明詣延英門進名起居不入正衙至臨時赴西內哭訖各歸至小祥日去弁絰著布冠其日早集于西內哭望日及大祥又赴西內哭大祥日除衰冠杖等服黲公服至山陵時

郤服本衰服事卑除之

于慎行曰衰議是也二十七日視漢文之制已自減少豈可更從三日且公卿大臣以吏人自處亦不明大義矣衰衰之排祐甫非也其論喪禮是也

順宗實録遺詔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
釋服

宋史禮志開寶九年十月二十日太祖崩遺詔以日易月嗣皇羣臣之制也三日釋
服牧守令長之制也此則京官與外官之分
也不言庶民者與外官同也

臣為君服宋制有三等中書門下樞密使副尚書翰林
學士節度使金吾上將軍文武二品以上布深冠直領
大袖衫布裙袴腰絰竹杖或布襆頭襴衫布斜巾絹襯
服文武五品以上并職事官監察御史以上內客省宣
政昭宣知閤門事殿前都知押班布深冠直領大袖衫
裙袴腰絰或幞頭襴衫腰絰而已入局治事並不易服
宰執奏事去杖小祥去冠餘官奏事如之大祥素紗軟

腳折上巾黲公服白鞓錫帶襈除畢去黲服常服仍黑帶皂鞾鞓祔廟畢始純吉服宗室出則常服居則衰麻以終制

乾學案唐人遭大喪不言喪服之式若何蓋猶用古衰冠之遺制也至宋則直以時俗之服代之於是始變古制矣此考禮者不可不知也

〔二程全書〕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其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莫除者

〔后山叢談〕司馬温公曰仁宗崩有司用乾興故事羣臣布四腳加冠於是時莫識其制以幅巾幕首破其後爲四腳其後鄭毅夫讀續事始云三代黔首以皂絹裹髮周武帝裁爲四腳名爲幞頭馬周請重繫前腳蓋布四腳腳背後垂如周制遇暑則繫其前腳如唐制英宗崩宋次道誤爲布幞頭有司遂用民間幕喪之服以漆紗幞頭去其鐵腳而布裹之前繫後垂而不可加冠壞之而冠幞頭之失自次道始也余謂四腳加冠今士大夫喪冠是也大布之冠古也四腳今也於禮爲繁矣

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崩大斂成服秘書正字范祖禹言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惡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所以管乎人情也自漢以來不惟人臣而人君遂亦不爲三年之喪惟國朝自祖宗以

來外庭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喪故十二日而小祥二十四日大祥再期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非服之色也今乃爲之黲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至葬而又服之蓋不可以無服也祔廟而後即吉財八月矣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也易月之制因襲已久既不可追宜令羣臣朝服止如今日而未除衰至期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期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至於禫不必爲之服惟未純吉以至於祥然後無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略如古矣詔禮官詳議禮部尚書韓忠彥等議朝廷典禮時世異宜不必循古若先王之制不可盡用則當以祖宗故事爲法今言者欲令羣臣服喪三年民間禁樂如之雖過山陵不去衰服庶協古制緣先王恤典節文甚多必欲循古又非特如所言而已今既不能盡用則當循祖宗故事及先帝遺制詔從其議

乾學案范公兩疏前後皆數千言文多不能盡録故但録志文如右

淳熙十四年考宗欲行三年喪宰相王淮曰御殿之時人主衰絰羣臣吉服可乎帝曰自有等降乃出内批朕當衰絰三年羣臣自行易月之令

朱子曰高宗大行壽皇三年戴布幞頭著布衫遵行古禮可謂上正千年之失當時宰相不學三日後便服朝服雖壽皇謙德不欲以此喻羣臣然臣子自不當如此可謂有父子而無君臣○又曰漢文葬後三

易服三十六日而除差賢於後世二十七日者耳楊敬仲之說未嘗見其文字但童疏詆之竊以爲敬仲之說固未合禮猶賢於今世之朱紫臨君喪者也孝宗服高宗既葬白布衣冠視朝此足破千載之謬前世人君自不爲服故不能復行古禮當時有此機會而儒臣禮官不能有所建明遂至君服於上臣除於下

宋史寧宗居光宗之憂復令百官以日易月禫除畢服紫衫皂帶以治事從禮部侍郎陳宗召請也諸路監司州軍縣鎮長吏以下服布四脚直領布襴衫麻腰絰朝晡臨三日除之內外命婦當入臨者布裙衫帔首絰絹襯衫帕首士庶於本家素服三日而除

朱子君臣服議曰太皇上仙禮部所下符云用布四脚直領布襴衫麻絰於四脚之下注云係幞頭於直領布襴衫之下注云上領不盤官吏不曉四脚幞頭之說予考温公書儀及後山談叢幞頭乃周武帝所製用布一方前兩角綴兩大帶後兩角綴兩小帶覆頂四垂以前邊抹額而繫大帶於腦後收後邊而繫小帶於髻前以代古冠亦名折上巾其後以漆紗爲之專名幞頭禮官以幞頭解四脚是已而不詳言其制將如周武所製耶抑著今之漆紗者耶至於直領布襴衫上領不盤之說尤不可曉既曰直領則非上領既曰上領則不容不盤予亦莫能識也強爲之說者曰雖爲上領而不聯綴斜帛湊成盤曲之勢以就正圓但以長布直縫使足以遶項予謂禮官之意或是如此但於古無考何敢信之蓋古今之禮不同禮

宮不能分別去取依違其間是以成此回惑耳直領者古禮也其制具於儀禮其象見於三禮圖上有衣而下有裳者也上領有襴者今禮也今之公服上衣下襴相屬者也竊意國恤舊文必有直領布衫又有布襴衫服直領布裙而加冠於首服布襴衫則首加四脚幞頭雖合用古今之禮而各有所施亦未爲失禮官不察見公服之上領而有襴遂解直領爲上領不盤而增襴字於衫字之上文若遷今以就古實則廢古以狥今也又前禮部所下獨不言杖則於禮粗合而有未盡禮於君之喪諸達官之長則有杖達官謂專達之官在今日則內之省曹寺監長官外之監司郡守凡一司之長若常任侍從以上得專奏事者也今不杖之制施於僚佐以下則可若

長官亦然則雖故相領帥與家居者無異豈不薄哉而朝廷冠服云皇帝初喪服白羅袍黑銀帶絲鞋白羅軟脚折上巾成服日服布斜巾四脚裙袴冠帽竹杖腰絰首絰直領大袖布襴衫白綾襯衫視事日去杖首絰小祥日改服布四脚直領布襴衫腰絰布袴大祥日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淺黃衫黑銀帶羣臣之服分爲三等上等布頭冠布斜巾布四脚大袖襴衫裙袴首絰腰絰竹杖襯服中等布頭冠幞頭大袖襴衫衫袴腰絰下等布幞頭襴衫腰絰夫有冠有裙而衫曰直領則是古之喪服當自爲一襲襴衫則今世常服當別爲一襲者也此乃比而同之矣至於小祥之服衫是直領而無裙宰臣之服有裙而衫非直領又不可曉且斜巾四脚冠帽乃是四物

四脚是古人常服冠是古人禮服帽是後世燕服斜巾乃民間初喪未成服時所用古人免之遺制也不知四物何以一時並加於首耶況既成服則必用喪冠而用未成服之斜巾其失一也宇文氏廢古法而用四脚幞頭著兼存而互用猶不相妨今乃同時並加其失二也燕服與正服各有所施今以帽與古冠四脚並用其失三也今世天子之冠有衮冕通天幘頭帽子然未嘗並用於一時也古禮小祥改服練冠以熟布爲之其制不易今之喪冠當服之終喪不當小祥而易以布四脚直領上領古裙今襴亦是四物不當一時並用四脚幞頭折上巾三名一物不當錯出而又於朝臣中列四脚爲上等幞頭爲中下與部文注語又背其曰銀帶絲鞋白綾襯衫則不須辨矣

此類不能一一正之當止其本則曰斬衰三年爲父爲君必如儀禮之說其服則布冠直領大袖布衫加布衰辟領負版拖裙布襯衫布裙麻腰絰麻首絰麻帶菅屨竹杖自天子至於庶人所同用也儀禮三梁冠士禮也今天子通天冠二十四梁當去其半羣臣則如其本品進賢冠之數大本既立然後益考禮經以修殯葬之禮參度人情以爲居處飲食之節凡詭聖不經如上領朝服之類一切革去則無紛紛之惑矣著謂今世吉凶之服上領之制相承已久恐難遽革此不然也古今之制祭祀用冕服朝會用朝服皆用直領垂之而不加紳束則如今婦人之服也交掩於前而束帶焉則如今男子之衣也皆未嘗上領今之上領公服乃夷狄之服五胡時流入中國隋

煬帝巡游無度令百官戎服從駕而以紫緋綠三色爲九品之別唐謂之便服又名從省服非先王法服亦非當時朝祭之正服也今之服亦雜用之曷若準朝服祭服之法參取唐公服之制以爲便服而去之哉（唐公服見通典開元禮序例下篇）民喪皆如此禮但以親疎分五等而衣服之制不殊温公書儀大功以下從俗禮非是唯高氏送終禮其說甚詳當更討論以爲公私通行喪服制度頒行民間令其遵守使大義素定於臣民之家免至臨事紛錯疑惑衆聽○又答人書云來諭欲以襴衫幞頭居喪而易皂衫於禫固足以爲復古之漸然襴衫幞頭本非喪服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皆非臣子之服也竊謂當如孝宗所制之禮君臣同服略爲區別以辨上下十三月而服練以祥二十五月而服朝服以除朝廷州縣皆用此制燕居許服白絹巾白涼衫白帶遌人小使臣既衰除衰而皂巾白涼衫青帶以終喪庶人吏卒不服紅紫三年如此似亦允當○又問至尊之喪小官及士庶等服於古皆差儀禮諸侯爲天子及諸臣爲國君俱斬衰三年傳曰君至尊也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庶人爲國君齊衰三月注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天子畿内之民服天子亦如之以是觀之自古無通天下爲天子三年之制前輩恐未之考朱子曰今士庶人既無國君之服又無至尊之服則是無君矣今之涼衫猶存得影子問士庶不可久服庶人爲國君齊衰三月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小功總衰問有官人嫁娶當在衰廟後

荅曰亦不可帶花用樂少示其變又曰至尊之服始
三日用古冠服上衣下裳以後用今制四脚幞頭等
自京官以上是一等服京官以下是一等服士人又
一等服庶人又一等服如此等級分明乃善問壽皇
行三年之喪是誰建議曰自意要行惜無宰相將順
成此一大事若能因此舉行盛典及於天下則成數
千百年之成憲矣當時宰相用紫衫皂帶入臨用白
衫歸便不著某在上前說及三年之喪亦自感動次
日即付出與禮官集議後亦無人助成此事儀禮注
疏說適孫承重甚詳君之喪士庶人亦可聚哭但不
可設位哭於官署可也○又曰初喪便當制古喪服
以臨別制布幞頭布公服布革帶以朝乃爲古禮○
又曰議者謂元祐盛時天子羣臣不能行范祖禹三

年喪之說在今可知夫自漢以來所以不能行此者
以人主不能力行以率於上又恐妨臣民冠昏祠享
會聚之期也國家自祖宗以來三年通喪實行於內
獨所以下爲臣民之慮者未有折衷是以未敢輕議
此亦過矣夫古禮君死而方喪三年方者比也謂服
如父母而分有親疎則義至而情或不盡非必使天
下之人寢苫枕塊飲水食粥泣血三年俱同居父母
之喪也今羣臣之服已有定說獨庶人軍吏之貧者
宜無責乎其全惟白紙冠去華飾其亦可也至如婚
嫁之事則分別貴賤親疎以爲隆殺之節一月之外
許庶民三月之外許士吏復土之後許選人祔廟之
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
之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大中大夫以上

禫祭然後行吉禮官卑而差遣職事高者從高遷官者從新貶官者從舊如此則亦不悖於古無妨於今庶乎其可行矣○又曰天子之喪自宰執而下漸降其服至於四海則自聞訃而始止於三月又云古者公卿大夫與列國之諸侯各爲天子三年喪列國之卿大夫各爲其君三年喪止是自服其君諸侯之大夫則不爲天子服百姓則畿內之民自爲天子服本國之君之服

乾學案儀禮諸侯之大夫曾接見天子者爲天子總衰是諸侯之大夫亦有服也

眞西山集理宗初眞德秀論小祥不當從吉狀伏覩指揮羣臣候過寧宗皇帝小祥並服純吉等某案禮經子爲父臣爲君皆服斬衰三年自漢文帝率情變古後世始不復見三代之禮間有天資篤孝銳欲復古如晉武帝者而其臣習甲守陋沮而止之其說曰君服於上臣除於下是有父子無君臣也獨不思古禮之不行患在人君憚其難耳豈有君能服之臣不能耶本朝列聖相承外庭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逮至阜陵獨出宸斷易月之外衰服如初朝衣朝冠皆以大布三代之下蓋未之有惜時臣不能并定臣下執喪儀遂使人主衰服三年於上而羣臣易月公除於下此千載無窮之恨也逮紹熙甲寅阜陵上賓羅點等建議乞令羣臣於易月之後不釋衰服朝會治事權用公服黑帶每遇七日及朔望時節朝行事山陵之後期與再期則又服之大祥而後除至於燕服亦去紅紫之飾詔從之當時臺諫集議以爲點等

所請雖未純古略存遺意且請併定君服竟以不果竊
謂古制不行久矣使人君居喪若阜陵羣臣執喪如甲
寅雖節文未盡如古而意已庶幾侭曺弄權羣姦朋附
一切反慶元初政故光宗之喪羣臣復以小祥純吉今
考會要羣臣禫祭而純吉者累朝之制也其後易以升
祔紹興而易以小祥甲寅易以大祥二百餘年之間喪
制四變皆近而之遠侭曺變甲寅之制而從小祥之舊
自遠而之近舍厚而從薄其可乎哉且嘉泰元年禮官
乞遵紹興已行之典淳熙申命之文今百官過小祥純
吉臣今考之淳熙宅憂之日雖有羣臣易月之令不言
小祥從吉蓋高廟登遐光宗踐祚十有六月百僚悉用
吉禮然因新君受禪非爲高廟小祥也嘉泰禮官敢於
舞禮如此其後有司失於討論徒以光宗喪紀近而可
遵不知其權臣所更改自嘉定以來權臣之舛政謬令
剗革多矣喪紀重事豈容反陷其失乎且揆之禮意參
之人情有未安者二焉皇帝以躬執三年之喪在宮則
苴麻臨朝則淺黃之服黑犀之帶而羣臣遽已無所不
佩豈君服斯服之義乎此其未安者一也八月三日實
維小祥越七日而遂純吉追念去歲是時先皇帝負扆
朝羣臣今音容若存仙遊已邈臣子雖號慟泣血未足
以洩其哀乃遽即純吉之服忘憂戚之容揆之人情必
所不忍此其未安者二也欲望朝廷更下有司考求紹
興甲寅已定之例斟酌而行之其八月十日百官純吉
指揮姑賜收寢庶幾稍合禮意足以貽示方來
宋史張忠恕傳理宗初忠恕爲戶部郎官上言人道莫
先乎孝送死尤爲大事孝宗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迨寧

考以適孫承重光宗雖有疾未嘗不服喪宮中也暨光宗上賓權輟方張莫有言者去秋禮寺受成胥吏未嘗以義折衷慶元間再期而祥百僚始純服吉今若甫經練祭雖朝臣一帶之微不復有凶吉之別則是三年之喪降而爲期害理滋甚況人主執喪於內而羣工之服無異常日是有父子而無君臣也

明太祖實錄洪武三十一年五月乙酉太祖崩遺詔喪葬之儀一如漢文天下臣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

仁宗實錄仁宗崩禮部上喪禮儀注一在京文武官聞喪素服烏紗帽黑角帶自明日始至三日旦俱詣思善門外哭退於本衙門宿歇不飲酒食肉第四日各俱斬衰服至思善門外朝夕哭臨三日又朝臨七日各十五舉聲止凡在朝及衙門視事用布裹紗帽垂帶素服要經麻鞋退居即服孝服通前二十七日而除一文武官一品至四品命婦麻布大袖員領長衫布蓋頭清晨由西華門入思善門外哭臨三日而止悉去金銀首飾仍素服通前二十七日而除一在京以聞喪日爲始禁屠宰十三日一軍民素服婦人素服不粧飾俱以聞喪日爲始二十七日而除一聽選官辦事官監生人材吏典僧道耆老聞喪即易素服自次日至第三日每旦詣順天府朝闕設香案哭臨至四日百官各具斬衰服監生等素服朝夕哭臨三日又朝臨七日各十五舉聲止仍各具素服通前二十七日而除一外國四夷朝使行哭臨禮工部造與孝服一內文武官吏人等遵依遺詔二十七日釋服後仍終太宗文皇帝服制一諸皇子郡王及王妃郡主妃郡主以下聞訃皆哭盡哀行五拜三叩

頭禮畢並易素服第四日易衰服遵依遺詔二十七日而除一遺詔到日在外文武官吏人等素服烏紗帽黑角帶行四拜禮跪聽宣讀訖舉哀再行四拜禮畢各置斬衰於衙門內望闕設香案朝夕哭臨三日各十五舉聲止自是素服通記二十七日而除一在外官聞喪命婦素服舉哀三日各十五舉聲素服通記二十七日而除軍民男女止素服十三日

呂柟禮問古者諸侯世子不為天子斬今親王世子郡王各暨其妃及公主郡主為天子者何曰至尊也至尊一統也若曰有繼世之體而不斬是二統矣況皆古諸侯也今何以二十七日也自宣德始也然皇帝於祔廟之後素服御西角門以視朝時享服黃袍至禫始釋素服則猶三年也內外文武諸臣於始崩素服烏紗帽黑角帶聽詔四日成服在內臨於思善門朝夕三日又朝三日在外哭臨於午門其數同若入朝及視事則布裏紗帽垂帶素服要絰麻鞋退服斬衰既二十七日乃素服烏紗帽黑角帶二十七月何曰亦方喪之義也其然者降皇太子諸王也故聽選辦事諸官衰服哭臨順天十三日又素服十四日不臨軍民婦不臨生儒吏典僧道諸人素服哭臨順天十三日又素服十四日不臨軍民婦人皆素服二十七日天下軍民男女皆素服十有三日羣臣命婦麻布大袖貟領麻布蓋頭要絰入臨三日又素服二十七日外命婦其服同不臨又以降文武諸臣也故古者與諸侯兄弟者之卿大夫為天子斬大夫之適子與夫人及太子皆斬若非兄弟適子則有不斬者矣故曰天子崩三日祝先仗五日宮長杖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又曰君之喪諸達官之長仗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婦杖然則今何以皆二十七日也自宣德始也然皇帝於祔廟之後素服御西布四脚幞頭直領布襴衫麻絰者何曰宋朱元晦之議始也

史之貧者以白紙為冠巾者何曰宋朱元晦之議始也

顧清制服私議數日來聞諸公議禮區區愚悶竊有所疑今不敢遠引盛際直以春秋之世禮教殘缺之時言之亦自有不然者案檀弓記魯莊公之喪既葬經不入庫門士大夫卒哭麻不入傳云莊公卒慶父作亂閔公時年八歲既葬遂以吉服即位故曰經不入庫門士大夫仍麻經至卒哭乃不以入且曰記禍亂孔疏禮所由廢也夫閔公以冲幼之年迫於禍亂既葬從吉廢先王之禮儒者記之為萬世戒曾不少貸今天下一家南北東西無纖塵之警大行晏駕嗣聖龍飛四方萬國於是觀禮議者乃欲於位之後遽從吉服臨御正衙是不以堯舜三代之盛望吾君而使下躡莊閔之迹也而可乎且閔公從吉於既葬羣臣從吉於卒哭亦君除而後臣乃除先儒尚以不能三年為失禮之甚今遺詔雖許羣臣以四月十二日釋服而此時車駕方在途中約計踐祚之期尚在易月之內夫喪寧過戚禮貴從宜古之道也議者不原此意徒執遵奉末命之說欲以是日即遂公除如從所言使君被齊斬之衣臣曳玄縞之製於禮則不順於情則不安傳之四方何以為訓是不惟得罪于古先制禮之聖王亦魯閔君臣殆於禍亂者之所不為也又案喪服小記傳云近臣從君往他國既返而君之親喪服限已過君追服之若在限外則不從而追服若卿大夫之後行者返而君之服限未滿則亦從而服之此臣亦從而追服若卿大夫之後行者臣下皆當從服也今日嗣君從外來與在他國而還者略相似就使成服而行計其至日猶在服限之內則羣臣不敢遵易月之制而從之服者正此禮之謂也而議者執於四月十二日羣臣皆服吉冠又欲嗣君即位二日而釋服皆不知何所本也

讀禮通考卷第十八

讀禮通考卷第十八補遺

臣民爲天子

北史節義傳王玄威恒農北陝人獻文崩玄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衰裳蔬粥哭踊無時刺史苟頹以事表聞詔令問狀云先帝澤被蒼生玄威不勝悲慕戀心如此不知禮式詔問玄威欲有所訴聽爲表列玄威云聞諱悲號竊謂臣子同例無所求謁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日又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綢袴褶一具與玄威釋服下州令表異焉

白虎通禮庶人國君服齊衰三月王者崩京師之民喪三月何民賤而王貴故三月而已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者則民始哭素服先葬三月成齊衰期月以成禮葬君也禮不下庶人所以爲民制何禮

不下庶人者尊卑制度也服者思從內發故為之制也王者崩臣下服之先後何恩有深淺遠近故制有日月

讀禮通考卷第十九

經筵講官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兼掌太常寺大清會典一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秦蕙田學

喪期十九

國恤二

天子服母后

晉書禮志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縑帳蓐素牀以布巾裹革輅輦版輦細犢車皆施縑裹詔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其餘居喪之制不改禮文有司又奏大行皇太后當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著衰服既虞而除其內外官寮皆就朝晡臨位御服訖各還所次除衰服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奈何葬而便即吉情所不忍也有司又奏世有險易道有汚隆所遇之時

異誠有由然非忽禮也方今戎馬未散王事至殷交須聽斷以熙庶績昔周康王始登翼室猶戴冕臨朝降於漢魏既葬除釋諒闇之禮自遠代而廢矣惟陛下割高宗之制從當時之宜詔曰夫三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已便除所不堪也當敘吾哀懷言用斷絶奈何奈何有司又固請詔曰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爲憂也誠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率當以吉物奪之廼所以重傷至心非見念也每代禮典質文皆不同耳何爲限以近制使達哀闕然乎羣臣又固請帝流涕久之廼許

乾學案晉有細犢車麤犢車或作油犢車者非也止有油幢車油軿車見晉志且晉志原文原有細犢車至麤犢車見愍懷太子傳

魏書禮志魏自太祖至於武泰帝及太皇太后皇太后

皇后崩悉依漢魏既葬公除惟高祖太和十四年文明太后崩將營山陵九月安定王休齊郡王簡咸陽王禧河南王幹廣陵王羽潁川王雍始平王勰北海王詳侍中太尉錄尚書事東陽王丕侍中司空長樂王穆亮侍中尚書左僕射平原王陸叡等率百寮詣闕表曰上靈不弔大行太皇太后崩背溥天率土痛慕斷絶伏惟陛下孝思烝烝攀號罔極臣等聞先王制禮必有隨世之變前賢翔法亦務適時之宜良以世代不同古今異制故也三年之喪雖則自古然中代已後未之能行先朝成式事在可準聖后終制刊之金冊伏惟陛下至孝發衷哀毀過禮欲依上古喪終三年誠協大舜孝慕之德實非俯遵濟世之道今雖中夏穆清庶邦康靜然萬機事殷不可暫曠春秋烝嘗事難

廢闕伏願天鑒抑至孝之深誠副億兆之企望喪期禮數一從終制則天下幸甚日月有期山陵將就請展安兆域以備奉終之禮詔曰凶禍甫爾未忍所請休等又表曰臣等聞五帝已前喪期無數三代相因禮制始立名雖虛置行之者寡高宗徒有諒闇之言而無可遵之式康王既廢初喪之儀先行即位之禮於是無改之道或虧三年之喪有闕夫豈無至孝之君賢明之子皆以理貴隨時義存百姓是以君薨而即位不暇改年踰月而即葬豈待同軌葬而即吉不必終喪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政術伏惟陛下以至孝之性遭罔極之艱永慕崩號哀過虞舜誠是萬古之高德曠世之絶軌然天下至廣萬機至殷曠之一朝庶政必滯又聖后終制已有成典宗社廢禮其事尤大伏願天鑒抑哀毀之至誠思在予之深責仰遵先志典冊之又俯哀百辟元元之請詔曰自遭禍罰慌惚如昨奉侍梓宮猶悕髣髴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十月休等又表曰臣等頻上聞仰申誠欵聖慕惟遠未垂昭亮伏讀哀灼憂心如焚臣等聞承乾統極者宜以濟世爲務經綸天下者特以百姓爲心故萬機在躬周康弗獲申其慕漢文作戒孝景不得終其禮此乃先代之成軌近世所不易伏惟太皇太后叡聖淵識慮及始終明誥垂於典策遺訓備於末命率脩厥德聖人所重遵承先式臣子攸尚陛下雖欲終上達之禮其如黎元何臣等不勝憂懼之誠敢冒重陳乞垂聽訪以副億兆之望詔曰仰尋遺旨俯聞所奏倍增號絶山陵可依典冊如公卿所議衰服之宜情所未忍別當備敘在心既葬休又表曰奉被癸酉

詔書述遺誡之旨昭違從之義遵儉葬之重式稱孝思之深誠伏讀未周悲感交切日月有期山陵即就伏惟陛下永慕崩號倍增摧絶臣等具位在官與國休戚庶心之至不敢不陳戚以爲天下之至尊莫尊於王業皇極之至重莫重於萬機至尊故不得以常禮任己至重亦弗獲以世典申情是以二漢已降逮於魏晉葬不過踰月服不淹三旬良以叔世事廣禮隨時變不可以無爲之法行之於有爲之辰文質不同古今異制其來久矣自皇代革命多歷年祀四祖三宗相繼纂業上承數代之故實俯副兆民之企望豈伊不懷理宜然也文明太皇太后欽明稽古聖思淵深所造終制事合世典送終之禮既明遺誥之文載備奉而行之足以垂風百王軌儀萬葉陛下以至孝之誠哀毀過禮三御不充半溢晝夜不釋經帶永思纏緜滅性幾及百姓所以憂懼失守臣等所以肝腦塗地王者之尊躬行一日固可以感徹上靈貫被幽顯況今山陵告終咸畢日已淹月仍不卜練比之前世理爲過矣願陛下思大孝終始之義慰億兆悲惶之心抑思割哀遵奉終制以時即吉一日萬機則天下蒙恩率土仰賴謹依前式求定練日以備祔禫之禮詔曰比當別敘在心既而帝引見大尉丕及羣臣等於太和殿前哭拜盡哀出幸思賢門右詔尚書李沖宣旨於王等仰惟先后平日近集羣官共論政治平秩民務何圖一旦禍酷奄鍾獨見公卿言及喪事追惟荼毒五內崩摧丕對曰伏奉明詔羣情圮絶臣與元等不識古義以老朽之年歷奉累聖國家舊事頗所知聞伏惟遠祖重光世襲至有大諱之日唯侍送梓宮

者凶服左右盡皆從吉四祖三宗因而無改世祖高宗
臣所目見惟先帝升遐臣受任長安不在侍送之列竊
聞所傳無異前式伏惟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毀過禮伏
聞所御三食不滿半溢臣等叩心絶氣坐不安席願暫
抑至慕之情遵先朝成事思金冊遺令奉行前式無失
舊典詔曰追惟慈恩昊天罔極哀毀常事豈足闕言既
不能待沒而朝夕食粥粗亦支任二公何足以至憂怖
所奏先朝成事亦所具聞祖宗情專武略未脩文教朕
今仰稟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比事又與先世不同太尉
等國老政之所寄於典記舊式或所未悉且可知朕大
意其餘喪禮之儀古今異同漢魏成事及先儒所論朕
雖在衰服之中以喪禮事重情在必行故暫抑哀慕躬
自尋覽今且以所懷別問尚書游明根高閭等公且可

任之高祖謂明根曰朕丁罹酷罰日月推移山陵已過
公卿又依金冊據案魏晉請除衰服重聞所奏倍增號
咽前者事逼山陵哀疚頓敝未得論敘今故相引欲具
通所懷卿前所表除釋衰麻聞之實用悲恨於時親侍
梓宮匍匐扶衛情未暫闕而公卿何忍便有
此言何於人情之不足夫聖人制卒哭之禮受練之變
皆奪情以漸又聞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今則
旬日之間言及即吉特成傷理明根對曰臣等伏尋金
冊遺旨踰月而葬葬而即之事仰傷聖心伏增悲悽高祖曰卿等咸稱三年之喪
雖則自古然中代以後未之能行朕謂中代所以不遂
三年之喪蓋由君上違世繼主初立故身襲衰冕以行
即位之禮又從儲宮而登極者君德未流臣義未洽天

下顒顒未知所儗故須備朝儀示皇極之尊及后之喪
也因父在不遂即生惰易之情踵以爲法諒知敦厚之
化不易遵也朕少蒙鞠育慈嚴兼至臣子之情君父之
道無不備誨雖自蒙昧粗解告旨庶望量行以免咎戾
朕誠不德在位過紀雖未能恩洽四方化行萬國仰稟
聖訓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日而不遂哀慕之心
使情禮俱損喪紀圮壞者深可痛恨高閭對曰太古既
遠事難襲用漢魏以來據有成事漢文繼高惠之蹤斷
獄四百幾致刑措猶垂三旬之禮孝景承平遵而不變
以此言之不爲即位之際有所逼懼也良是君臣之道
理自宜然又漢稱文景雖非聖君亦中代明主今遺冊
之旨同於前式伏願陛下述遵遺令以副羣庶之情杜
預晉之碩學論自古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爲漢

文之制闇與古合雖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慺
慺干謁高祖曰漢魏之事與今不同備如向說孝景雖
承昇平之基然由適子即位君德未顯無異前古又父
子之親誠是天屬之重然聖母之德昊天莫報思自殞
滅豈徒衰服而已竊尋金冊之旨所以告奪臣子之心
令早即吉者慮遺絶萬機荒廢政事羣臣所以慺慺亦
懼機務之不理矣今仰奉冊令俯順羣心不敢闇默不
言以荒庶政唯欲存衰麻廢吉禮朔望盡哀寫泄悲慕
上無失導誨之志下不乖衆官所請情在可許故專欲
行之公卿宜審思朕懷不當固執至如杜預之論雖暫
適時事於孺慕之君諒闇之主蓋亦誣矣孔聖稱喪與
其易也寧戚而預於孝道簡略朕無取焉秘書丞李彪
對曰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母子之道無可間然及后

之崩葬不淹旬尋以從吉然漢章不受譏於前代明德不損名於往史雖論功比德事有殊絶然母子之親抑亦可擬願陛下覽前世之成規遵金冊之遺令割哀從議以親萬機斯誠臣下至心兆庶所願高祖曰既言事殊固不宜仰匹至德復稱孝章從吉不受譏前代朕所以眷戀衰絰不從所議者仰感慈恩情不能忍故也蓋聞孝子之居喪見美麗則感親故釋錦而服麤衰內外相稱非虛加也今者豈徒顧禮違議苟免嗤嫌而已抑亦情發於衷而欲肆之於外金冊之意已具前答不復重論又卒日奉旨不忍斥言後事遂非嘿嘿在念不顯所懷今奉終之事一以仰遵遺冊於令不敢有乖但痛慕之心事繫於予雖無丁蘭之感庶聖靈不奪至願是以謂無違旨嫌諸公所表稱先朝成式事在可準朕仰

惟太祖龍飛九五初定中原及太宗承基世祖纂歷皆以四方未一羣雄競起故銳意武功未脩文德高宗顯祖亦心存武烈因循無改朕承累世之資仰聖善之訓撫和內外上下輯諧稽參古式憲章舊典四海移風要荒革俗仰遵明軌庶無愆違而方於禍酷之辰引末朝因循之則以爲前準非是所喻高閭對曰臣等以先朝所行頗同魏晉又適於時故敢仍請高祖曰卿等又稱今雖中夏穆清庶邦康靜然萬機事廣不可暫曠朕以卿苦見逼奪情不自勝尋覽喪儀見前賢論者稱卒哭之後王者得理庶事依據此文又從遺冊之旨雖存衰服不廢萬機無闕庶政得展罔極之思於情差申高閭對曰君不除服於上臣則釋衰於下從服之義有違爲臣之道不足又親御衰麻復聽朝政吉凶事雜臣竊爲

疑高祖曰卿等猶以朕之未除於上一不忍睪釋於下奈何令朕獨忍於親舊論云王者不遂三年之服者屈已以寬羣下也先后之撫羣下也念之若子視之猶傷卿等哀慕之思既不求寬朕欲盡罔極之慕何爲不可但逼遺冊不遂乃心將欲居廬服喪寫朝夕之慕升堂襲素理日昊之勤使大政不荒哀情獲遂吉不害於凶凶無妨於吉以心處之謂爲可爾遺言之文公卿所議皆服終三旬釋衰襲吉從此而行情實未忍遂服三年重違言誥今處二理之際惟望至期使四氣一周寒暑代易雖不盡三年之心得一終忌日情結差申案禮卒哭之後將受變服於朕受日庶民及小官皆命即吉內職羽林中郎已下虎賁郎已上及外職五品以上無衰服者素服以終三月內職及外臣衰服者變從練禮外臣三月而除諸王三都駙馬及內職至來年三月晦朕之練也除凶即吉侍臣君服斯服隨朕所降此雖非舊式推情即理有貴賤之差遠近之別明根對曰聖慕深遠孝情彌至臣等所奏已不蒙許願得踰年即吉既歷冬正歲序改易且足申至慕之情又近遺誥之意何待期年高祖曰冊言速除之意慮廣及百官久曠衆務豈於朕一人獨有違奪今既依次降除各不廢王政復何妨於事而猶奪期年之心高閭對曰昔王孫偃葬士安去棺其子皆從而不違不爲不孝此雖貴賤非倫事頗相似臣敢借以爲喻今親奉遺令而有所不從臣等所以頻煩干奏李彪亦曰三年不改其父之道可謂大孝今不遵冊令恐涉改道之嫌高祖曰王孫士安皆誨子以儉送終之事及其遵也豈異今日改父之道者蓋謂慢

孝忘禮肆情違度今梓宮之儉玄房之約明器幃帳一
無所陳如斯之事卿等所悉衰服之告乃是聖心卑已
申下之意寧可苟順冲約之旨而頓絶創巨之痛縱有
所涉甘受後代之譏未忍今日之請又表稱春秋烝嘗
事難廢闕朕聞諸夫子吾不與祭如不祭自先朝以來
有司行事不必躬親比之聖言於事殆闕賴蒙慈訓之
恩自行致敬之禮今昊天降罰殃禍上延人神喪恃幽
顯同切想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脫行饗薦恐垂冥旨仰
思成訓倍增痛絶豈忍身襲衮冕親行吉事高閻對曰
古者郊天越紼行事宗廟之重次於郊祀今山陵已畢
不可久廢廟饗高宗曰祭祀之典事由聖經未忍之心
具如前言脫至廟庭號慕自纏終恐廢禮公卿如能獨
行事在言外李虔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

樂必崩今欲廢禮闕樂臣等未敢高祖曰此乃宰予不
仁之說已受責於孔子不足復言羣官前表稱高宗徒
有諒闇之言而無可遵之式朕惟信闇默之難周公禮
制自茲以降莫能景行言無可遵之式良可怪矣復云
康王既廢初喪之儀先行即位之禮於是無改之道或
虧三年之喪有缺朕謂服美不安先賢有諭禮畢居喪
著在前典或虧之言有缺之義深乖理衷高閻對曰臣
等據案成事依附杜預多有未允至乃推校古今量考
衆議實如明旨臣等切惟曾參匹夫七日不食夫子以
爲非禮及録其事惟書七日不稱三年蓋重其初慕之
心伏惟陛下以萬乘之尊不食竟於五日既御則三食
不充半溢臣等伏用悲惶肝腦塗地躬行一日足以貫
被幽顯豈宜衰服三年以曠機務夫聖人制禮不及者

企而及之過之者俯而就之伏願陛下抑至慕之情俯
就典禮之重誠是臣等懷懷之願高祖曰恩隆德厚則
思戀自深雖非至情由所感發然曾參之孝曠代而有
豈朕今日所足論也又前表稱古者葬而即吉不必終
禮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庶政朕以
爲既葬即吉蓋其季俗多亂權宜救世耳諒非光治興
邦之化二漢之盛魏晉之興豈由簡略喪禮遺忘仁孝
哉公卿偏執一隅便謂經治之要皆在於斯殆非義也
昔平日之時公卿每奏稱當今四海晏安諸夏清泰禮
樂日新政和民悅蹤倖軒唐事等虞禹漢魏已下固不
足仰止聖治及至今日便欲苦奪朕志使不踰於魏晉
如此之意未解所由昔文母上承聖主之資下有賢子
之化惟助德宣政因風致穆而已當今衆事草創萬務

惟始朕以不德沖年踐阼而聖母匡訓以義方詔誨以
政事經綸內外憂勤億兆使君臣協和天下輯穆上代
以來何后之功得以仰比如有可擬則從衆議堯雖棄
子禪舜而舜自有聖德不假堯成及其祖也猶四海遏
密終於三年今慈育之恩詔教之德尋之曠代未有匹
擬既受非常之恩寧忍從其常式況未殊一時而公卿
欲今即吉冠冕黼黻行禮廟庭臨軒設懸饗會萬國尋
事求心實所未忍高閭對曰臣等遵承冊令因循前典
惟願除衰即吉親理萬機至德所在陛下欽明稽古周
覽墳籍孝性發於聖質至情出於自然斟酌古今事非
臣等所及李虔曰當今雖治風輯穆民庶晏然江南有
未賓之吳朔北有不臣之虜東西二蕃雖文表稱順情
猶懷不虞之慮高祖曰魯公帶絰從

師晉侯墨衰敗冠往聖無譏前典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紼無嫌而況衰麻乎豈可於晏安之晨豫念戎旅之事以廢喪紀哉李虙對曰昔太伯父死適越不失至德之名夫豈不懷有由然也伏願抑至慕之心從遺誥之重臣聞知子莫若父母聖后知陛下至孝之性也難奪故豫造金冊明著遺禮今陛下孝慕深遠果不可奪臣等常辭知何所啓高祖曰太伯之言有垂今事諸情備如前論更不重敘古義亦有稱王者除衰而諒闇終喪者若不許朕衰朕則當除衰闇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惟公卿所擇明根對曰陛下孝侔高宗慕同大舜服衰麻以申至痛理萬機以從遺言興曠世之廢禮制一代之高則臣等伏尋淵默不言則代政將曠仰順聖慕之心請從衰服之言東陽王丕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雖衰老

無識敢奏所聞自聖世以來大諱之後三月必須迎神於西禳惡於北具行吉禮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易高祖曰大尉國老言先朝舊事誠如所陳但聰明正直唯德是依若能以道不召自至苟失仁義雖請弗來大禍三月而備行吉禮深在難忍縱即吉之後猶所不行況數旬之中而有此理恐是先朝萬得之一失未可以爲常式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但公卿執奪朕情未忍從遂成往復追用悲絶上遂號慟羣官亦哭而辭出壬午詔曰公卿屢上啓事依據金冊遺言中代成式求過葬即吉朕仰惟恩重不勝罔極之痛思遵遠古終三年之禮比見羣官具論所懷今依禮既虞卒哭祔此月二十日受服以葛易麻既衰服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下故於朕之受變從練已下復爲節降斷度今古以情制衰

但取遺言速除之一節粗申臣子哀慕之深情欲令百官同知此意故用宣示便及變禮感痛彌深

十五年四月癸亥朔設薦於太和廟是日高祖及從服者仍朝夕臨始進蔬食上哀哭追感不飯侍中南平王馮誕等諫經宿乃膳甲子罷朝夕哭九月丙戌有司上言求卜祥日詔曰便及此期覽以摧絶敬祭卜祥乃古之成典但世失其義簽曰永吉既乖敬事之志又違永慕之心今將屈禮厲衆不訪龜兆已企及此晬寧敢重違冊旨以異羣議尋惟永往言增崩裂丁亥高祖宿於廟至夜一刻引諸王三都大官駙馬三公令僕已下奏事中散已上及刺史鎮將立哭於廟庭三公令僕升廟既出監御令陳服笥於廟陛南近侍者奉而升列於堊室前席侍中南平王馮誕跽奏請易服進縞冠皂朝服

革帶黑屨侍臣各易以黑介幘白絹單衣革帶烏履遂哀哭至乙夜盡戊子質明薦羞明薦羞事中散已上冠服如侍臣刺史已下無變高祖酌禮部尚書王諶讚祝訖哭拜遂出有司陳祥服如前侍中跽奏請易祭服進縞冠素紕白布深衣麻繩履侍臣去幘易帽羣官易服如侍臣又引入如前儀曹尚書游明根升廟跽慰復位哭遂出引太守外臣及諸部渠帥入哭次引蕭賾使并雜客入至甲夜四刻侍御散騎常侍司衛監以上升廟哭既而出帝出廟停立哀哭久而乃還

胡寅曰孝文慕古力行尤著於喪禮其始終情文亦粲然可觀矣自漢以來之有也後世孺慕之君可不景仰而先王是憲乎方孝文之欲三年也在廷之臣無一人能將順其美者莫不沮過帝心所陳每下若非孝文至情先定幾何不為邪說所惑耶禮曰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若扶而起齊衰之喪蓋對而不言也若夫八音之權非經禮也今孝文百官備矣百物具矣是宜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期而練冠二年而祥踰月而禫以往使禮廢而復起如古之高宗焉而羣臣狃於漢制雖以國俗使其君不得自由其初守禮違衆欲行通喪甚力比終也不能三年於是期而祥改月而禫是用古者父在為母之服不中節矣無乃不得其

本遂殺其末耶大禮惟其當而已旋之當則如被衮冕而
執鎮圭施之不當是本狐白裘而衣諸草莽也豈不惜哉
胡宏皇王大紀論曰子張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諸仲尼曰胡為其
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冢宰三年蓋父子天性哭泣之哀齊衰之情
饘粥之食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古者天子崩天下之人無不服者思覩漢紀
惟文帝孜孜有愛民之心其將沒也自嫗德薄無恩於百姓故令輕其服不欲
使疎遠之人為不情之舉耳曷嘗命太子曰爾無喪我三年乎景帝能終身遵
文帝之恭儉而不能有三年之愛遂比類從事以日易月輕蔑君父等於無服
之殤何哉漢初貴黃老尚清淨景帝之為太子孝文未嘗教以禮也自是而漢
嗣子案為故常若晉武魏文徒能知母而不知父豈禮也哉後世欲復是禮者
必君父明於大道了達死生深知仁政之必由禮起也當天下安平春
秋強盛之時講明是理著為大典則倉卒之際可以案行而無疑矣

乾學案高祖當羣議紛呶之日而能獨行己
志式遵前典豈不賢哉其所以期年而輟者
非帝不能遂服也無賢臣為之將順相與講
明其禮耳彼元丕穆亮輩固不足責高閭游
虔諸人號稱儒者乃亦曲隨柄臣之
意而持議至此使人致歎於有君而無臣不
亦深可痛惜哉余考文明太后慈爱無道高

祖五歲時慮帝聰聖或不利於馮氏將謀廢
之乃於寒日單衣閉室絕食三朝元丕穆泰
李沖固諫而止又嘗以宦者譖言杖之數十
後后死絕不以介意而欲行三年之喪懇懇
不已哀毀逾制又不為生母改葬追服可謂
能守古禮而至性度越百王者矣獨其居顯
祖之喪未嘗有聞豈帝幼沖時為文明太后
所制不得盡其哀耶○胡氏謂高祖用古者
父在為母之服亦非也古禮父在為母十一
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高祖寧有
是乎其所易之服用縞冠素紕白布深衣則
是不用期年小祥之服而竟用再期大祥之
服矣故高祖之志可嘉也其所制之禮則非

也君子亦取其志而已矣

周書武帝紀建德三年三月癸酉皇太后叱奴氏崩帝居倚廬朝夕共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詔皇太子讀總攝庶政五月庚申葬文宣皇后於永固陵帝袒跣至陵所辛酉詔曰齊斬之情經籍彝訓近代沿革遂亡斯禮伏奉遺令既葬便除攀慕几筵情實未忍三年之喪達於天子古今無易之道王者之所常行但時有未諧不得全制軍國務重庶自聽朝衰麻之節苫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寮以下宜依遺令公卿上表固請俯就權制過葬即吉帝不許引古禮答之羣臣乃止於是遂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

胡寅曰自漢文短喪之後能斷然行三年者惟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可謂難得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晉武既為裴杜所惑行禮不備魏孝文之禮若備服之內不及羣臣非所以服周高祖衰麻苫塊卒三年之制最為賢行然推明通喪止於五服之內不及羣臣非所以教天下著於君臣之義也而又在喪頻出遊幸無門

庭之寇興師伐隣此皆禮所不得為者由高祖不學左右無稽古之臣以輔成之也使高祖至心如魏晉二君而講禮如孝文之詳訓臣下以方喪三年不出遊幸不動兵革以終禮制雖三代何以加諸

五代史記唐本紀同光三年五月皇太妃薨廢朝五日

徐無黨曰太祖正室於莊宗為適母書太妃及輟朝見亂世禮壞而恩薄

五代會要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七月貞簡皇太后遺令曰皇帝以萬機至重八表所尊勿衣麤衰勿居諒闇三年之制以日易月過三日便親朝政皇后諸妃及諸王公主並制齊衰本服以日易月十三日除皇帝釋服後未御八音勿廢羣祀勿斷屠宰勿禁宴游園陵喪制皆從簡省故申遺令奉而行之其月太常禮院奏案故事中書門下翰林學士在朝文武百官內諸使司供奉官已下從成服三日每日赴長壽宮朝臨自後不臨其服以日易月三十日除至小祥合釋服每至月朔月望小

祥大祥釋服日未除服者衰服臨已除服者則素服不
臨並赴長壽宮先拜靈訖移班近東進名奉慰又準奏
故事文武前資官及六品已下未升朝官并士庶等各
於本家素服一臨僧尼道士各於本寺觀一臨外命婦
各於本家素服朝臨三日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團練刺
史及寮佐等聞哀後當日成服三日改黲十三日除從
之

五代史記周世宗家人傳宣懿皇后崩議者以方用兵
請殺喪禮於是百官三日釋服帝亦七日釋

葉隆禮契丹國志聖宗紀帝親政後方一月太后暴崩
帝哀毀骨立哭必嘔血番漢羣臣上言山陵已畢宜改
元帝曰改元吉禮也居喪行吉禮乃不孝子也羣臣曰
古之帝王以日易月宜法古制帝曰吾契丹主也寧違
古制不爲不孝之人終制三年

乾學案契丹志所云太后睿智皇后蕭氏也
以統和二十七年崩是時聖宗親政已久遼
史不言其暴崩亦未紀終制三年之事志係
葉隆禮所撰卷首有進呈表在淳熙七年三
月自稱秘書丞考中興館閣續錄無其人殆
屬僞書然聖宗居喪一事傳聞或有所本存
之以竢再考

宋史元豐二年帝居慈聖太后喪毀甚魏國大長公主
曰我與上同體視此亦復何聊立散遣歌舞三十輩
紹定五年皇太后崩羣臣凡七表請聽政從之詔外朝
大典不敢輕改宮中自服三年喪

明神宗實錄萬曆二十四年八月丙申朔禮部題喪禮以

日易月先朝舊典但梓宮在殯服色未用全吉在昔憲宗皇帝居孝莊皇太后喪服除後仍素翼善冠素服腰經御西角門視事文武百官素服角帶朝參不鳴鐘鼓武宗皇帝居孝貞太皇太后之喪服制亦如之待神主祔廟後禮部奏請變服此累朝之舊典也至世宗皇帝居章聖皇太后喪服除次日即遇正旦朝會祭享皆爲吉禮禮官仍舉舊典酌議以請擬元旦上服黑翼善冠黃袍御殿百官公服致辭居他處服黑布至喪次仍素服百官具青素冠服郊有事吉服作樂廟有事淺色服不作樂奉引安靈仍用衰衣以終之此皇祖之獨斷也臣等查據舊典斟酌禮儀除服之後大事未襄居艱仍遵累朝之遺典遇有吉禮如萬壽聖節凡朝賀等事則遵世廟之權宜報曰可 時神宗遭適母仁聖皇太后之喪故禮官有此奏

薨無嗣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移太常問應

何服博士張靖荅宜依魯僖服三年例此胡氏傳之所本也

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胡安國曰有事者時祭大事祫也合羣廟之主食於大廟升僖於閔之上也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為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夫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五世說禮者曰世指父子非兄弟也然三傳同以閔公為祖而臣于一例是以僖公父視閔公為禮而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雖不同

其為世一矣

高閌曰父子相繼禮之常也至於傳之兄弟則亦不得已焉耳既授以國則所傳者雖非其父亦猶父道也漢之惠文亦兄弟相繼而當時議者皆推文帝上繼高祖而惠帝親受高祖天下者反不得與昭穆之正至於光武當繼平帝又自以世次當為元帝後皆背經違禮而不可傳者也凡人君以兄弟為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為嗣臣于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兄弟之故不繼所受國者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之嗣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忘生倍死況已實受之後君今乃自繼先君不唯棄後君命已之意又廢先君傳授之命人民土地則歸之已而父子之禮則恥不為此皆不可者也豈所以重受國之意也

汪克寬曰僖公之不可先閔公三傳辨析明矣但穀梁謂逆祀是無昭穆范甯曰以昭穆父祖為喻何休謂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

北面西上孔穎達正義曰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同閔僖不得為父子同為穆耳今升僖先閔此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毀禮必不然今考文定此傳用韋昭說父為昭子為穆僖為閔臣臣子一例而以閔僖各為一世襲公三年謂哀公以襄公為皇考亦以昭定各為一世則是異昭穆矣朱子謂文王為昭武王為穆自其始祖而已然管蔡郕霍為文之昭邢晉應韓為武之穆子孫亦以為序而不易則昭穆不可易也但其論天子廟制謂周孝王時武王親盡始宅武世室孝王乃共王之弟而各為一世又以宋太祖太宗哲徽欽高皆兄為穆而弟為昭則又紊昭穆矣如何休賴達並立廟而同昭穆則齊之孝昭懿惠兄弟四人相繼衛之懿戴文公兄弟三人相繼亦廟將無所容苟各為一世而異昭穆則齊頃不得祭其祖而衛成不得祭曾祖矣古制不行無得可考竊疑古者一君各為一廟則兄弟同昭穆共為一世祫祭太廟則魯當以僖公特設位於閔公之下後世同堂異室不可以二先君共居於一室必至於異昭穆而仍以兄弟共為一世數之也然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諸侯祫祭則祝迎四廟之主是諸侯之昭穆無過六廟考之春秋哀公之世桓宮猶在則是祭二十一傳之祖後世天子之廟有十餘世不毀說禮者反引春秋以為證而聖王經世之制不可復見矣

乾學案文公逆祀之失雖屬諸侯之事而諸儒論天子繼統引經以斷必緣此為言故特冠於兄弟相繼之主服先君之首

公羊傳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注升謂以尊者之禮昭穆僖父子近取法春秋惠公與桓公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文公緜僖公於閔公為庶兄置僖公於文公亦猶祖也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為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也

穀梁傳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范甯注舊說僖公閔公庶兄故文公升僖公之主於閔公之上耳僖公雖長已為臣矣閔公雖小已為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祖為喻甯曰即之於傳則無以知其然若引左氏以釋此傳則義雖可仿而於文不辨高宗殷之賢主猶祭訾于禘以致雊雉之變然後修常禮文公偵倒祖考罔不是多怪矣親謂僖祖謂莊

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注祖人之始也人之所仰天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注尊卑有序不可亂也○楊士勛疏先閔而立僖子之繼父故傳以昭穆祖父為喻此於傳文不失而范氏謂莊公為祖其理非也何者若范云文公偵倒祖考則是僖在於閔上謂之夷狄猶自不然況乎有道之邦豈其若是明范說非也

左傳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注僖是閔兄不得為父子嘗為臣位應在下今君閔上故曰逆祀○疏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故僖閔不得為父子同為穆耳當閔在僖上今升僖先閔故云逆祀二公位次之逆

非昭穆亂也魯語云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弗忌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如彼所言似閔僖異昭穆者位次之逆如昭穆之亂假昭穆以言之非謂異昭穆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者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為君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毀知其禮必不然故先儒無作此說　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說其義亦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

乾學案公羊之說謂先禰而後祖穀梁之說謂先親而後祖是明指閔公為祖僖公為父矣即左氏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說其義亦然而杜預范甯孔穎達諸家皆不明其義何休楊士勛之解得之而亦未盡唯賈公彥冢人掌公墓之疏最得三傳之意蓋僖雖閔之庶兄而既承其統則降而為子矣閔雖文之從父而既子乎僖則尊而為祖矣王侯之家臣子一例當其生也既可以諸父昆弟為臣則其死也豈不可以諸父昆弟為子故弟而繼兄之統弟即子也即兄而繼弟之統兄亦子也今文公躋僖於閔上是躋禰於祖上矣故公羊謂先禰後祖穀梁謂先親後祖而左氏亦譏其子先父食也若如杜范諸子之解則與三傳祖禰之義不亦大相剌謬哉或曰兄弟不可以為子而子之是亂天倫之序也而可乎曰王侯之禮與臣庶不同王侯以承祧為重承其祧則為之子矣觀閔公之薨僖公行三年之喪是固子為父之服矣既服子

之服而不正子之名無是理也或曰若是古不云兄弟昭穆同乎而奈何其亂之也曰此亦諸儒之說禮經未嘗有是也若兄弟果同昭穆則夏父此舉昭穆原未之紊也魯之有司何爲責夏父以非昭穆乎乃知魯有司之言繭以賈公彥周禮疏爲正而孔氏假昭穆以言之之說不可據以爲信也

附錄 賈公彥家人掌公墓之地疏曰兄死弟及俱爲君則以兄弟爲昭穆以其弟已爲臣臣子一例則如父子故別昭穆也必知義然者案文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謂以惠公爲昭隱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以閔爲穆故云逆祀知不以兄弟同居昭位升僖於閔上爲逆祀者案定八年經云從祀先公傳曰順祀先公而祈焉著本同倫以僖公升於閔公之上則以後諸公昭穆不亂何得至定八年始云順祀乎明本以僖閔昭穆別故於後皆亂也

後漢書質帝紀詔曰孝殤皇帝雖不永休祚而即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非所以奉宗廟之重垂無窮之制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以序親秩爲萬世法

晉書康帝紀建元元年六月有司奏成帝崩一周請改素服御進膳如舊詔曰禮之降殺因時而寢興誠無常矣至於君親相準名教之重莫之改也權制之作蓋出近代雖曰適事實弊薄之始先王崇之後世猶怠而況因循又從輕降義弗可矣 康帝成帝母弟本服期 因繼成帝後欲服二年

乾學案紀所載如此及考禮志言建元元年正月晦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期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於近代耳於是素服如舊同一晉書也而紀與志矛盾如此宋書禮志及杜氏通典亦載杜后

事而不載成帝
康帝爲嫂何至
三月至建元元
惟成康崩於咸
其爲成帝無疑
通典東晉穆帝升平五年
琅王丕哀帝也成帝子康帝從子儀曹郎王琨議今立之於大行皇帝
屬則兄弟凡奠祭之文皆稱哀嗣斯蓋所以仰參昭穆
自同繼統在茲一人不以私害義專以所後爲正今皇
太后德訓弘著率母儀於內主上既纂業承統亦何得
不述遵於禮僕射江霸議兄弟不相爲後雖是舊說而
經無明據此語不得施於王者王者雖兄弟既爲君臣
則同父子故魯躋僖公春秋所譏左傳曰子雖齊聖不

先父食閟公弟也而同於父僖公兄也而齊於子既明
尊之道不得復敘親之本也公羊傳曰逆祀者何先禰
而後祖穀梁傳曰先親後祖逆祀也君子不以親親害
尊尊兄弟也由君臣而相後三傳之明義如此則承繼
有敘而上下洽通於義爲允應繼大行皇帝
晉書禮志王述等云成帝不私親愛越授天倫康帝受
命顯宗社稷之重已移所授纂承之序宜繼康皇謝奉
等云繼體之正宜本天屬考之人情宜繼顯宗也詔從
述等議上繼顯宗
哀帝紀詔曰顯宗成皇帝以時事多艱弘高世之風樹
德傳重以隆社稷而國故不已康穆早世朕以寡德復
承先緒夫昭穆之義罔宜本之天屬宜上嗣顯宗以修
本統

乾學案哀帝爲成帝之子成帝臨崩以子幼
弱屬國於母弟康帝康帝崩子穆帝嗣穆帝
崩無後而哀帝復立然則哀之與穆親雖從
弟分則君臣也王琨江霏欲竟稱哀嗣穆穆
帝深合春秋閔僖相繼之旨而王述議禰康
皇已失傳授之正乃卒從謝奉等之邪說還
繼成帝由是康穆二君斬焉無後降祖考之
稱而爲叔爲兄亂常失序甚矣夫康帝之於
成帝亦兄弟也嘗爲之素服持喪逾期不改
豈不以繼體之義同於父子乎康帝已後成
帝而穆帝繼之哀帝但如王江之義承紹大
宗則成帝之祀與國祚同永矣不是之圖而
狥私廢公使成帝立長傳重之美湮沒而不

彰匪直輕蔑祖宗亦成帝之罪人矣哉

宋史禮志眞宗咸平元年判太常禮院李宗訥等言太
祖宜稱皇伯后宜稱皇伯姒事下尚書省議戶部尚書
張齊賢等言王制天子七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
而七前代或有兄弟繼及亦移昭穆之列是以漢書爲
人後者爲之子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又云天子絕
期喪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乎其唐及五代有所稱
者蓋禮官之失非正典也請自今有事於太廟則太祖
并諸祖室稱孝孫孝曾孫嗣皇帝太宗室稱孝子嗣皇
帝詔下禮官議議曰案春秋正義齊魯僖公云禮父子
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此明兄弟繼統同爲一代又魯隱
公繼及皆當穆位又尚書盤庚有商及王史記云陽甲
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故不稱嗣子而曰及王明不繼

兄之統也又唐中睿皆處昭位敬文武昭穆同爲一世伏請皇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太宗室曰皇考妣每大祭太祖太宗昭穆同位祝文並稱孝子詔都省復集議曰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先有其實而後正其名今太祖受命開基太宗纘承大寶則百世不祧之廟矣豈有祖宗之廟已分二世昭穆之位翻爲一代如臣等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以正父子之道以定昭穆之義則無疑也必若同爲一代則大宗不得自爲世數而何以得爲宗乎不得爲宗又何以得爲百世不祧之主乎春秋正義亦不言昭穆不可異此又不可以爲證也今若序爲六世以一昭一穆言之則上無毀廟之嫌下有善繼之美於禮爲大順於時爲合宜何嫌而謂不可乎已意從學士宋湜言祭太祖仍稱孝子

乾學案眞宗乃太祖從子而齊賢欲稱孝孫則是禰太宗而祖太祖矣眞宗以太祖爲祖則太宗當以太祖爲父由常情言之鮮不以爲驚世而駭俗揆以三傳譏先禰後祖之義及春秋從祀先公之文則張公實古之達禮者若都省集議謂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以正父子之道定昭穆之義實正論也而乃拘於祖功宗德二廟之說則反不合於春秋之旨矣至於禮官及宋湜所議則俗儒相沿之陋說烏足與論先王之定禮哉

劉敞爲兄後議禮天子之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五所謂昭者父道也所謂穆者子道也天子諸侯未必皆身有子故或取於兄之子以爲嗣親同則取其賢者賢同則取其長者長同則取其吉者非兄弟之子則弗取故不以諸父爲嗣父尊也不以諸兄爲嗣兄亦尊也不以諸弟爲嗣弟已之倫也此古者七廟五廟之序所以昭穆不相越迭毀不相害也至于後世國家多事或傳之諸兄或傳之諸弟蓋有不得已焉則禮散久矣然既已

受天下國家則所傳者雖非其父亦猶父道也以天下國家為重矣春秋譏僖公實閔公之兄閔公薨僖公實即位明臣子一體也公孫嬰齊卒春秋謂之仲嬰齊以謂為人後者為之子當下從子例不得復顧兄弟之親稱公孫也春秋之義有常有變矣取後者不得取兄弟此常也既已不可及取兄弟則正其禮使從子例此變也故僖公以兄繼弟春秋謂之子嬰齊以弟繼兄春秋亦謂之子所謂常用于常變用于變者也既正其名則僖公不得不以閔公為昭歸父不得不以一代一也而儒者或疑禮無後兄弟之文遂以春秋書仲嬰齊為不與子為父孫非禮之正有不得已者春秋正其為臣子一體而已故實公孫嬰齊而謂之仲嬰齊若春秋本不聽其為後者則當書曰公孫嬰齊卒學者問之曰此仲嬰齊曷為謂之公孫嬰齊不與為兄後也乃可矣夫春秋家猶重之況天下乎國乎國爾猶重之況天下乎故凡繼其君雖兄弟必使子之繼其君繼其大宗而不使子是教不子而輕其所試也此文公所以受逆祀之貶也然春秋固為衰世法非太平正禮也太平之世未嘗有也漢時定迭毀之禮承相玄成承相衡引昭宣兩帝並為昭獨以孫為昭而不知禮無兩昭使昭帝之天下無所傳宣帝之天下無所受非禮意也又惠帝文帝皆高祖子惠帝親受之高祖文帝則受之惠帝雖皆兄弟此與閔公僖公何異哉存當以臣子敘之死當以昭穆正之而漢時議者皆推文帝使上繼高祖而惠帝親受高祖天下者反不與昭穆正之至於光武當繼平帝又自以世次元帝之子止繼元帝而為元帝後皆倍經違禮而不可傳者也自漢世以來其議尤衆皆曰兄弟不相為後不當以昭穆格之安也若不以昭穆格之則天下受之誰乎凡人君以兄弟為後者以非有子者也引而為嗣臣子一體之義矣而當嗣者反以兄弟之故不繼所受國而繼先君是所受國者竟莫有嗣之者也不可一矣生則以臣子事之安得以生忘生恃死不可一矣先君命兄之命不可一矣天下國家則臨之已而父子之禮則恥不為不可四

矣徐邈曰若兄弟為昭穆者設兄弟六人為昭穆至其後世當祀及祖禰此又妄之甚者禮有所極義有所斷為之後者為之子所以正授受重祖統也兄弟六人相代為君亦六代祀祖禰矣假令非兄弟相代其祖亦當遷矣不得故存也即如此言使有兄弟六人為君各自稱昭是有十三廟也又其最後一君當上繼先君而五君終為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授國之意乎禮為人後者降其私親設兄弟六君故當各自為祖義不可曲顧其親何說祀不及祖禰哉凡言禮者惡其諂時君之意苟曰益廣宗廟大宗之本而不計授受之道春秋之義使當傳國者不忍以國與其宗廟猥衆昭穆其君曰非吾父也至令宗廟猥衆昭穆駢積而鬼有不嗣推生嗣死獨何悖哉

乾學案敞立議甚偉但中間引公羊傳仲嬰齊卒一段猶未確蓋大夫傳世之法與天子諸侯殊不可與閔僖逆祀共論也詳見第五卷

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哲宗崩徽宗即位太常寺言太宗皇帝上繼太祖兄弟相及雖行易月之制實斬衰三年以重君臣之義公除已後庶事相稱具載國史今皇帝嗣立哲宗實承神考之世已用開寶故事為哲宗服

衰重今神主已祔百官之服並用純吉皇帝服御宜如
太平興國二年故事禮部言太平興國中宰臣薛居正
表稱公除以來庶事相稱獨命徹樂誠未得宜即是公
除後除不舉樂外釋衰從吉事理甚明今皇帝當御常
服素紗展腳幞頭淡黃衫黑犀帶請下有司裁製宰臣
請從禮官議乃詔候周期服吉時詔不由門下徑付有
司給事中龔原言喪制乃朝廷大事今行不由門下是
廢法也臣為君服斬衰三年古未嘗改且陛下前此議
服禮官持兩可之論陛下既察見其姦其服遂正今乃
不得已從之臣竊為陛下惜開寶時并汾未下兵革未
弭祖宗櫛風沐雨之不暇其服制權宜一時非故事也
原坐黜知南康軍於是詔依元降服喪三年之制其元
符三年九月自小祥從吉指揮改正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金國使至以欽宗訃聞詔朕當持
斬衰三年之服以申哀慕是日文武百僚並常服黑帶
去魚詣天章閣南空地立班聽詔旨舉哭畢次赴後殿
門外進名奉慰次詣八筵殿焚香舉哭六月權禮部侍
郎金安節等請依典故以日易月自五月二十二日立
重安奉八筵至六月十七日大祥所有衰服權留以待
梓宮之還從之

讀禮通考卷第十九

讀禮通考卷第二十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 大清會典纂修官 大清會典纂修官 大清會典纂修官

邑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丹自師傅
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大行尸柩在堂官爵臣等以及親
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
爲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
動政事卒暴無漸閒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
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
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
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己
立陛下爲嗣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
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
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附何患

不富貴不宜倉卒

乾學案袁盎鼂錯哭泣喪紀之文繼志述事致孝
之實師丹欲哀帝致孝於所後而責以諒闇
不言三年無改可謂善言喪者也

初哀帝即位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
后而上祖母傅太后與母丁后皆在國邸自以定陶共
王爲稱高昌侯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爲
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
爲皇太后事下所司時丹以左將軍與大司馬王莽共
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
爲比喻誣誤聖朝非所宜言上免宏爲庶人傅太后大
怒要上必欲稱尊號上於是追尊定陶共皇丁后爲共
皇后郎中令泠褒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

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
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共厥職又宜
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咸謂宜如褒猶言
丹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
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
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
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爲號者母從
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
所以明尊卑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
不可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士服
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
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考
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
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
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
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
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
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淺不合上意
上用朱博議尊傅太后爲太皇太后丁后爲帝太后與
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同尊又爲共皇立廟京師儀如孝
元皇帝博遷爲丞相復與御史大夫趙玄奏言前高昌
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爲丹所劾奏免爲庶人時天子
哀慶讎委政於丹丹不深惟褒廣尊親之義而妄稱說抑
貶尊號虧損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聖仁昭然定尊號
宏以忠孝復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宜有
爵邑請免爲庶人奏可

平帝即位新都侯王莽白太皇太后發掘傅太后丁太后冢奪其璽綬更以民禮葬之定陶藒廢共皇廟諸造議泠褒段猶等皆徙合浦復免高昌侯宏爲庶人封丹爲義陽侯

蔡邕獨斷曰高祖得天下而父在上尊號曰太上皇不言帝非天子也孝宣繼孝昭帝其父曰史皇孫祖父曰衛太子太子以罪廢及皇孫皆死宣帝起園陵長承奉守不敢加尊號於祖父也光武繼孝元亦不敢加尊號於祖父南頓令曰皇考祖鉅鹿都尉曰皇祖曾祖鬱林太守曰皇曾祖高祖春陵節侯曰皇高祖起陵廟置章陵以奉祠之而已至殤帝崩無子弟安帝以和帝兄子從清河王予即尊號依高帝尊父爲太上皇之義追號父清河王曰孝德皇

順帝崩沖帝無子弟立樂安王子是爲質帝帝僵於順烈梁后父大將軍梁冀未得尊其父而崩桓帝以蠡吾侯子即尊位追尊父蠡吾先侯曰孝崇皇母匡太夫人曰孝崇后祖父河間孝皇曰孝穆皇祖母妃曰孝穆后桓帝崩無子今上即位追尊父辟犢亭侯曰孝仁皇母董夫人曰孝仁后祖父河間敬王曰孝元皇祖母夏妃曰孝元后

乾學案受命之君追王先世固非奉藩稱臣者所可比蔡氏以太上皇與追崇諸皇相提並論似未協師丹之議

三國志魏明帝太和三年秋七月詔曰禮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

秦惑誤時朝既尊共皇立廟京師又寵藩妾使比長信敘昭穆於前殿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議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爲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敢爲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於令典

通鑑晉元帝大興元年三月愍帝凶問至建康王斬衰居廬

宋史禮志嘉祐八年三月晦日仁宗崩英宗立喪服制度並用定陵故事禮院言故事大祥變除服制以四月二十九日祥至五月二十九日禫六月二十九日禫除

至七月一日從吉已蒙降敕謹案禮學王肅以二十五月爲畢喪而鄭康成以二十七月終則是二十七月通典用其說又加至二十八月畢喪而二十九月始吉蓋失之也天聖中更定五服年月敕斷以二十七月今士庶所同遵用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不宜有異請以四月二十九日爲大祥五月擇日而爲禫六月一日而從吉於是大祥日不御前後殿開封府停決大辟及禁屠至四月五日待制觀察以上及宗室管軍官日一奠二十八日而羣臣俱入奠二十九日禫除羣臣皆奉慰焉

馬端臨曰上欲命韓琦攝冢宰行亮陰三年禮執政以爲不可三表乃聽政

宗室傳濮安懿王允讓商王元份子也仁宗在位久無子乃以王第十三子宗實爲皇子仁宗崩皇子即位是爲英宗

彭百川太平治蹟統類治平元年宰相韓琦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陛下受命先朝躬承聖統顧以大義後其私親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詔須大祥後議二年四月詔議崇奉濮典禮以聞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天章閣待制司馬光獨奮筆立議議成王珪即敕吏以光手稟爲案其議曰臣等謹案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尊服服之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皆如親子也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二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又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辟其昆弟

也以此觀之爲人後者不敢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繼大統或推尊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前代之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近臣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身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竊謂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

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爲宜稱議上中書奏
王珪等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珪等議濮王於
仁宗爲兄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如楚王涇王故事
中書又奏案儀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及案令文
五服年月勅並云爲人後者爲其所後父斬衰三年
爲其父母齊衰期即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父母皆
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爲皇考今珪等議
皇伯於典禮未見明據請下尚書省集議從之臺諫
皆是王珪太后聞之內出手書切責韓琦等不當議
稱皇考上命權宜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范鎮
時判太常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
平帝爲祖則其父容可稱皇考然議者猶或非之謂
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

濮王則其失又非漢宣光武比也凡稱帝稱皇稱皇
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侍御史知雜事呂誨言臣
竊原勅意直欲加濮安懿王爲皇考與仁廟同稱如
是則尊有二上服有二斬律禮之文皆相戾臣恭以
陛下龍躍藩邸入繼大統南面尊臨皆先帝之德也
方勤孝養上奉慈顏猶懼其不足矧復顧私恩別親
疎而忘大義哉人言不已誠有累於聖躬欲解天下
之疑莫若發睿斷特以手詔自中而下以王珪等前
議爲定追封濮安懿王大國諸夫人典禮稱是慰厭
人心於體爲順皆留中不下司馬光又言聖人舉事
與衆同欲故能下叶人心上順天意洪範曰三人占
從二人言蓋國有大疑則決之於衆自上世而然矣
伏見向者詔羣臣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翰林學士

王珪等二十餘人皆以爲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辭蓋欲奉濮王以禮輔陛下以義也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濮王爲皇考巧飾詞說誤惑聖德不顧先王之大典蔑棄天下之公議使宗室疎屬皆已受奉贈而崇奉濮王之禮未能知二議是非臣更爲陛下別白言之政府言儀禮令文五服年月勅皆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即出繼之子於所生皆稱父母臣案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爲皇考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爲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爲皇考以其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

王莽親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爲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大過況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爲仁宗之子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爲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政府前以二帝不加尊號於父祖引以爲法則可矣若謂皇考之名亦可施於今日則事恐不侔設使仁宗尚御天下濮王亦萬福當是之時命陛下爲皇子則必不謂濮王爲父而爲伯若先帝在則稱伯沒則稱父臣計陛下必不爲此行也以此言之濮王當稱皇伯又何疑矣三年正月呂誨前後十一奏乞依王珪等奏定濮王崇奉典禮不報

東都事略歐陽修傳修著濮議引喪服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服者齊衰則也謂之降服親不可降

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貝必降者示有所屈也
以重承大宗之重尊祖而爲之屈於此以申於彼也
生莫重於父母而爲之屈者亦重也此
以義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
降其外物而本之於至仁則不可絶其天性絶人道
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爲也故聖人制服爲降
三年爲期而不没其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
可没也此以仁存者也今議者欲以爲人後之故使
一旦反視父母若未嘗生我者其絶之也甚矣使其
真絶之與是非人情也迫於義而僞絶之與是仁義
者教之爲僞也其議如此

太平治蹟統類侍御史范純仁御史裒行呂大防合
奏曰伏見參政歐陽修首開邪議妄引經據以枉道

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號陷陛
下於過舉之譏朝命駭聞天下失望政典之所不赦
人臣之所共棄哀帝之失既難施於聖朝褒猶之姦
固莫逃於公論當更議以安衆意并言韓琦飾非曾
公亮趙槩苟且依違未嘗辨正乞下修於理正琦等
之罪臺諫論列不已中書亦以劉子自辨曰伏見朝
廷議濮王典禮兩制禮官請稱皇伯中書之議以爲
事體至大理宜審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皇伯之稱
考於經史皆無所據方欲下三省博議陛下手詔中
罷衆論紛然臣竊謂衆論雖多其說不過三其一宜
稱皇伯是無稽之臆說二曰簡宗廟致水災是厚誣
天人之言也三曰不當用漢宣哀爲法以干亂統紀
是不原本末之論也願陛下明告中外以皇伯無稽

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爾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原非朝廷本意庶羣疑可釋

禮志御史呂誨等彈奏歐陽修首建邪議韓琦曾公亮趙槩附會不正之罪固請如王珪等議既而內出皇太后手詔曰吾聞羣臣議請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濮安懿王稱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事方施行而英宗即日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爲園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翌日誨等以所論列彈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勅告居家待罪誨等所列大約以前詔稱權罷集議後詔稱且欲以塋爲園即追崇之意未已英宗命閤門使以告還之誨等力辭臺職

伊川程子代侍御史彭思永論濮王典禮疏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奏章交上中外論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憲府不得不爲陛下辨明其事竊以濮王之生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爲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爲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爲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爲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辯論而後見也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濮王是生聖躬曰伯則無以異於諸

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恩有以尊大使絶其等倫如此而已此豈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典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乃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濮王致陛下於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爲陛下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禮使濮王與諸父夷等無有殊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爲所生之父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絶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既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喪服恩義別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情之順義

理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今濮王陛下之所生義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爲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陛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貳故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下人以邪說惑陛下明知稱父爲決不可也既言親意非一不止謂父臣以謂取父義則與稱父正同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疎遠卑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當孝者以誠爲本乃以疑似無正定之名黷於所尊體屬不恭義有大害稱之於仁廟乃有嚮背之嫌去之於濮王不損所生之重絶無小益徒亂大倫臣料陛下之意不必須要稱親止爲不加殊名無以別於臣列臣以爲不然推所生之義則不臣

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徇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濮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豈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以爲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爲濮國太王如此則夐然殊號絶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一以爲率借如既置嗣襲必申祭告當曰姪嗣皇帝敢昭告於皇伯父濮國太王自然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皇無嫌貳之失天理人心誠爲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爲萬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字爲疑此則不然蓋繫於濮國下自於大統無嫌今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列不已前者既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必繼進理不可奪勢不可遏事體如此終難固持仁宗皇帝在位日久

海寓億兆涵被仁恩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陛下仁廟之子也今復聞以濮王爲親舍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之孝事仁宗皇帝格於天地尊愛濮王之意非冐以不義加之但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濮王既復稱親則仁廟不言自絶羣情洶懼宣嚚夫王者之孝在乎得四海之歡心胡爲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讟致濮王之靈不安於上臣料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爲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先聖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仁皇在位濮王居藩陛下既爲冢嗣復以親稱濮王則仁皇豈不震怒濮王豈不側懼是必君臣兄弟立致釁隙其視陛下當如何也神靈如在亦豈不然以此觀之陛下雖加

名稱濮王安有當受伏願陛下深思此禮去親之文以
明示天下則祖宗濮王之靈交歡於上皆當垂祐陛下
享福無窮率土之心翕然慰悅天下化德人倫自正大
孝之名光於萬世矣
禮志呂誨等既去職而濮議亦寢至神宗元豐二年詔
以濮安懿王三夫人可並稱王夫人
理宗本紀嘉定十七年寧宗崩子昀嗣皇帝位尊楊皇
后曰皇太后同聽政詔宮中自服三年喪
聞見録時張忠恕移書史彌遠請取法孝宗行三年
喪且曰孝宗始自踐祚服勤子職凡二十有七年今
上自外邸入繼大統未嘗一日躬定省之勞欲報之
德視孝宗宜有加
明世宗實錄正德十六年二月甲辰禮部尚書毛澄等
言茲者大行皇帝大喪成服已畢恭惟皇上嗣登寶位
之初萬幾所繫伏望以宗廟社稷爲重少節哀情於西
角門視事文武百官行奉慰禮上曰朕哀痛方切未忍
遽離喪次其以二十七日視朝具儀來聞於是澄等具
上儀注曰本月二十七日早上服衰服御西角門視朝
文武百官素服烏紗帽黑角帶皁靴行奉慰禮二十八
日以後上仍衰服御西角門視朝五月十八日遵依遺
詔二十七日服制已滿自十九日以後合照孝宗敬皇
帝服制上釋衰服易素翼善冠麻布袍腰絰御西角門
視事俱不鳴鐘鼓文武百官仍素服烏紗帽黑角帶皁
靴朝參至百日後變服如常候梓宮發引之時另行奏
請上從之六月禮部言今月二十四日武宗皇帝百日
禮宜釋服如常查得孝宗皇帝百日因梓宮未入山陵

上仍素服翼善冠麻布袍腰絰御西角門視事不鳴鐘鼓文武百官素服烏紗帽黑角帶皁靴朝參今武宗皇帝梓宮亦未入山陵請如前例詔可

乾學案世宗之服武宗用二十七日之制則是子爲父之服矣既服子之服而他日乃不稱武宗可乎惜當時議禮之家無有以此禮深折之者

宋國祖史槩正德十六年四月癸卯上即皇帝位戊申命禮部會議興獻王主祀封號五月戊午禮部尚書毛澄等會議疏曰漢戾帝立定陶王爲太子即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共王祀時大司空師丹以爲恩義兼備今皇上入繼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烜繼興獻王後襲封興王主祀事又考之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繼仁宗後是爲英宗命有司議禮知諫院司馬光謂秦漢以來有旁支入繼大統推尊父母爲帝后者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濮王宜稱皇伯而不名乃詔立濮王園廟以宗樸奉濮王祀程頤之言曰爲人後者謂所後爲父母而謂所生爲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則正統既明而所生亦尊崇極矣今興獻王於皇上爲本生父與濮安懿王事正相等皇上宜稱孝宗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興獻王妃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凡祭告上箋俱署名姪皇帝則隆正統崇本生恩禮備至可爲後世法疏入上曰父母可移乎命再議進士張璁獨以廷議爲非上疏曰陛下

嗣登大寶即議追尊聖考以正其號廷議皆執漢定
陶宋濮王故事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夫
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記曰禮非從天降非從地
出也人情而已漢哀帝宋英宗皆成帝仁宗預立爲
嗣養之宮中其爲人後之義甚明今武宗皇帝嗣孝
廟十有六年未有儲建比於崩殂而陛下以倫序當
立入繼大統故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而未嘗著爲
人後之義視漢唐舊事同異較然夫統與嗣不同非
必父死子立也漢文承惠後則以弟繼宣承昭後則
以兄孫繼若必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則古
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竊謂今日
之禮宜別立聖考廟於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上得
璁疏大喜曰此論一出我父子終可完也亟下所司

議大學士楊廷和曰秀才何知上疏請如禮官議疏
入留中八月朔澄等復上議如初且言推尊之非莫
詳於魏明帝之詔稱親之非莫詳於宋程頤之議報
聞初上嗣位遣太監秦文邵恩捧箋詣安陸奉迎母
妃十月至通州聞稱號未定諸舊臣皆已晉秩愠甚
曰安得以我子子他人奴等恩澤從何來大王王妃
固是本分何子貴父母獨否且我入宮何以行禮我
還任皇帝自爲爲可也上聞潸泣詣皇太后辭謝請
奉母歸藩宮府皆大震於是皇太后有旨命興獻王
稱興獻帝妃稱興獻后憲廟貴妃邵氏爲皇太后母
妃始入京謁奉先殿二殿張璁復進大禮或問反
覆四千言南京兵部主事霍韜亦上疏議與璁合並
下所司十二月諭廷和等加興獻帝后尊號上各加

皇字廷和等言聖孝有甚不得已之情臣等職在輔導不敢阿順以損聖德封還御批仍依原擬進復與禮官臺省合詞奏曰舜受堯之天下禹受舜之天下當時未聞帝其所生萬世稱聖焉漢宣帝繼孝昭後追謚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皆未聞有追尊之號而考后之稱後之議者猶非之晉元帝由琅邪王入繼大統止立皇子爲王奉父共王祀宋英宗議加濮王典禮久不決光獻太后乃以手詔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英宗顧下詔讓而未受未嘗侈然自加尊稱也今興獻帝后之加較諸前代尊稱已極若復加一皇字與考廟慈壽並非尊無二上之意臣等不敢奉詔願賜歸上優留之吏部尚書喬宇侍郎羅欽順等言正統大義惟賴一皇字以明若加於所生則正統混而無別非所以重宗廟也報以皇太后懿旨不敢有違於是給事中朱鳴陽等御史程昌曹嘉等南京大理寺丞黃偉等大理寺副沈光大等合疏爭之俱不報元年正月給事中熊浹言武宗皇帝臨崩重念宗社大計特請慈壽皇太后迎立陛下先時未嘗育之宮中立以爲後如宋英宗故事則興獻王固陛下之父不得以濮王爲比而陛下之繼武宗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可據不得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必曰爲後而以繼嗣爲名則陛下直繼武宗爲之後乎抑追繼孝宗爲之後乎武宗本無後而陛下以弟爲之後孝宗已有後而陛下又越武宗而重爲之後乎一可者也故興獻王宜尊帝稱別立廟

徽號如恭仁康定以示不敢上躋於列聖加上慈聖
皇太后及武宗皇后徽號而母妃則尊爲太后如慈
壽之例庶幾恩義並行不悖下所司會南郊禮成是
日乾清宮小室災毛澄言變不虛生乞存憂懼以致
順天悅親之實御批父母各加皇字恐不可告郊廟
給事中安磐言藩國不可加於帝號之上獻爲諡法
不可加於生存之母御史李儼言慈壽母妃分均體
敵恐生羣小之心漸搆兩宮之隙俱報聞上亦因災
不自安持未發二月諭禮部慈聖皇太后加上尊號
昭聖慈壽皇太后皇嫂皇后加上尊號爲莊肅皇后
本生母興獻后加上尊號爲興獻國太后邵皇太后
加上尊號爲壽安皇太后興獻帝冊文稱孝子二年
毛澄罷以汪俊代之三年正月南京邢部主事桂萼

上疏請正大禮略謂宜稱孝宗曰皇伯考武帝曰皇
兄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於大內興國太后曰聖母
則天下之爲君臣父子者定上命會文武羣臣集前
後章疏詳議三月丙寅朔勅禮部加慈壽皇太后爲
聖母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爲本生母章聖皇太后
獻皇帝興國太后爲本生母章聖皇太后
國朝典彙二年四月禮部會文武羣臣上議漢宋以
來入繼大統之君間有爲本生立廟園陵及京師者
第歲時遣官致祠尋亦奏罷至於立廟大內而親祀
古未有也萼聰之言曰繼統公立後私又曰統爲重
嗣爲重臣等謂正統所傳之謂宗故立宗所以繼統
立嗣所以承宗宗之與統初無輕重況繼統則法堯
舜而宗祀何獨不然萼又欲改稱孝宗爲皇伯考臣

等歷稽前古廟制未有皇伯考神主之稱惟天子稱
諸王曰伯叔父恐非所以加於宗廟也請罷建室之
議立廟安陸上嚴旨詰責
史槩禮臣言前後章疏惟張璁霍韜熊浹三人與夔
議同其兩京諸臣凡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
部議上命再議廷和知上意不可回再疏乞歸許之
禮部尚書汪俊等言陛下欲改稱廟號自尊本生立
廟大內臣等竊念此舉所繫甚大陛下入奉大宗不
得祭小宗亦猶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故昔興獻帝
奉藩安陸則不祭憲宗今陛下入繼大統亦不得祭
興獻帝是皆制於禮而情有屈也然興獻帝不得迎
養壽安皇太后於藩邸陛下得迎興國太后於大內
受天下之養而尊祀興獻帝以天子之禮樂則人子

之情俱獲自盡矣乃今聖孝無窮臣等不自揣度請
於獻帝徽稱之上仍加興字則於本生不失尊崇於
正統無嫌二聖上切責而宥之尚書喬宇石珗皆力
爭不聽張璁自南京來途中上疏請去本生二字略
謂不去二字雖稱皇考實與皇叔無異又言皇上稱
孝宗爲皇考稱興獻帝爲本生父子之名既更尊崇
之義安在詔促之入京汪俊乞休許之以席書代之
璁夢及南京主事黃宗明經歷黃綰同上疏曰今日
典禮之議以皇上爲爲人後者禮宜附和之私也以
皇上爲入繼大統者臣等考經之論也人言兩議相
持有大小衆寡不相敵之勢臣等則曰惟理而已皇
上何不親御明堂進羣臣而詢之疏入報聞編修鄒
守益上言昔曾元以父寢疾憚於易簀愛之至也而

曾子責之曰姑息魯受天子禮樂以祀周公尊之至
也而孔子傷之曰周公其衰矣臣願陛下勿以姑息
事獻帝而使後世有其衰之歎且羣臣之議再四詳
愼謂當存始封之號避
皇考之嫌陵廟歲時重臣代
祭皇嗣既蕃立後安陸全百世不祧之尊此皆爲陛
下忠謀也今不察而督過之謂忤且慢喜怒好惡不
無少失其平臣歷觀前史泠褒段猶之徒當時所謂
忠愛後世所斥以爲邪媚者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
時所謂欺慢後世所仰以爲正直也後之視今猶今
之視昔望陛下屈己從善不吝改過以光大孝上以
爲出位瀆擾下鎮撫司

何喬遠名山藏開聖記大學士蔣冕上疏曰頃者建
室之議臣等與毛紀費宏反覆論奏數千言矣仰惟
皇上天縱聖神嗣承大統至親倫序天與人歸固不
待贊然非昭聖張太后傳武宗皇帝遺命則將無所
承受而授受大義不明今既受命於武宗即宜嗣統
以爲後特兄弟之名有不容紊故但兄武宗孝宗
母張太后而於孝武二廟皆稱嗣皇帝稱臣稱御名
以示繼統承祀之義所後所生不可混也陛下曰朕
於正統大義不敢有違固知之矣自古人君嗣承天
位謂之承祧踐祚祧宗祧祚廟之阼階也禮爲人後
者惟大宗大宗尊之統也皆主宗祀言漢至今千七
百歲矣未有廟本生父大內者漢宣帝以兄孫繼統
爲叔祖昭帝後立所生父廟於奉明園光武堉平僭
亂奮然崛起蓋取位於新莽非繼統於平嬰一聞張
純朱浮之議即降其私親四世祀於春陵宋英宗所

生父濮安懿王亦止即國立廟我皇上爲獻皇帝立祀安陸禮雖非經事猶類古今後武宗考孝宗身主祖宗列聖之祀又欲兼奉小宗情既重於所生義必疎於所後二宗在天之靈誰託乎臣等考經質禮稽詢僉謀不蒙採納汪俊乞休遽聽其去鼐璁有言亟召其來其日天氣晴明陛變陰晦至暮風霾特甚天心仁愛尤極惓惓願陛下詳察之

【典彙】五月詔名奉先殿西室爲觀德殿奉安獻皇帝神主遣官詣安陸奉迎禮部侍郎吳一鵬言歷考前代無自寢園迎主入大內者況安陸乃啓封之地獻皇帝神主久安太祖之重中都太宗之重留都皆以王業所基永修典禮今獻皇帝神主宜永祀安陸不聽

【史槩】六月璁鼐至京給事中張翀等三十餘人御史鄭本公等四十餘人連章劾之并及黃綰黃宗明方獻夫席書下所司擢璁鼐翰林學士尚書喬宇言席書以內旨陞尚書臣兩言其不可今璁鼐復拜學士內降恩澤多施於佞幸上爲人後解一篇爲人後辨一篇事吏部員外郎薛蕙上

（西原集爲人後解禮之所以立後者重大宗也何言乎重大宗小宗無子以爲可以絕者也故不爲之立後大宗無子不可以絕故立後以繼之小宗不可凝大宗故曰重大宗也曷爲後大宗不後小宗重本也其重本奈何大宗者祖之正體也本也小宗者祖之旁體也支也本存而支亡亡而猶存也尊者存焉爾本亡而支存存而猶亡也存者微矣是故小宗無後祖不絕大宗無後祖絕矣禮之後大宗不後小宗重絕祖也雖然大宗者卿大夫之禮也何以曰卿大夫之禮古者公子爲卿大夫及始仕而爲大夫者謂之別子繼別子者謂之大宗故曰大宗者卿大夫之禮也此卿大夫也而不可絕益知天子之不可絕矣天子之不可絕奈何大宗者繼別云爾曰收族者也天子之統受諸始祖始祖受諸天不啻尊之統也內治同姓外治異姓不啻收族者也天者也饗百神以爲天地社稷主也育萬物以爲天下君也此天子之禮也其大宗矣是故不可絕也可絕也者則始祖之統可閼也同姓異姓之治可不辨也天地社稷可無主也天下可無君也故天子無嗣建支子以後天子禮也支子後天子不爲後乎禮之正者支子爲後禮之變者適子亦爲後矣何言乎

禮之變者適子亦為後適子不為後者非他也傳小宗之統焉爾明小宗之統為重矣明大宗之統為重也益知天子之統為尤重矣故適子可以後大宗之統為重也益知天子者始祖之體大統之所在尊則無上親則本始也諸侯雖有尊焉不敢信其尊矣雖有親焉不敢專其親矣信其尊嫌於貳君專其親嫌於貳祖故諸侯適子後天子者不敢遂焉示猶有至重者也繼大統者因斯舉也而知其所由來則可以事天可以保宗廟可以有天下是故明於為人後之義者錯諸天下無難矣

為人後辨陛下繼祖禮而承適統合於為人後之義坦然明白無可疑者也廼有二三臣者詭經畔禮以惑聖聽夫經傳讖悉之指彼臣未能睹其十一處欲持小慧而騁奏辭可謂不知而作者也其曰陛下為獻帝不可奪之適嗣案漢石渠議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適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否戴聖云大宗不可絕禮言適子不為後者不得先庶子爾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晉范汪曰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汪又曰大宗者人之本也人不可以無其本所以立大宗也小宗之家五世則遷安知始祖之所從出與宗祀之所由來敬宗所以尊祖禰不為之重乎此二說者其亦得禮意矣夫謂得禮意者以其別祖禰之統權大宗小宗之輕重而達於立後之義也蓋人子雖有適庶其親親之心一也而禮適子不得為後庶子得為後者此非親其父母有厚薄也直繫於傳重收族不同爾今之言者不知推本祖禰惟及其父母而忍遺其祖也其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乃漢儒邪說案此踵歐陽修之謬也夫為人後為之子其言出於公羊固漢儒所傳者然於儀禮實相表裏古今以為折衷未有異論者也藉若修之說其悖禮甚矣禮為人後者斬衰三年此子於父母之喪也以父母之喪服之不曰為之子而何其言之悖禮一也傳言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其若子者由為之子故爾傳明言若子今顧曰不為之子其言之悖禮二也心為人後者不為之子然則稱謂之間將不曰父而仍曰伯父叔父乎其言之悖禮三也又立後而不為之子則古立後者皆未安矣姑僞立是人也是聖人僞教人以立後而實則無後焉爾其言之悖禮四也夫無後者重絕祖考之祀故立後以奉之今所後既不得而子則祖考亦不得而孫矣豈可以入其廟而奉其祀乎其言之悖禮五也由此觀之名漢儒倡之曰大統與嗣不同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此一言者將欲以盡廢先王為人後之義與則猶悖禮之甚者也然其牽合附會眩於名實苟不辨而絕之殆將為後世禍矣大禮為大宗立後者重其統也重其統不可絕迺為之立後至於小宗不為之後者統可以絕則嗣可以不繼也是則繼統故繼嗣繼嗣所以繼統也故禮為人後言繼嗣也後大宗言繼統也統與嗣非有二也其何不同之有自古帝入繼者必明為人後之義而後可以繼統蓋不為後則不成子也若不成子夫安所得統而繼之故為人後之義而後可以繼統為後也者成子也成子而後繼統又將以絕同宗覬覦之心焉聖人之制禮也不亦善乎抑成子而後繼統非獨為人後者爾也禮無生而責者雖天子諸侯之子苟不受命於君父亦不敢自成尊也春秋重授受之義以為為子受之父為臣受之君故穀梁子曰臣子必受君父之命斯義也睠直尊君父也亦所以自尊焉爾其尊尊其君父亦將使人之尊己也如此則禮義明而禍亂亡今說者謂倫序當立斯立已是惡知禮與春秋之意哉若夫前代之君間有弟終而兄繼姪終而伯叔父繼者此遭變不正者也然多先君之嗣先君於己則考也已於先君則子也故不可考後若而亦無兩統二父之嫌若晉之哀帝唐之宣宗是也晉哀帝成帝之子封琅琊王穆帝之叔也武宗大漸為皇太叔即位樞前其或諸侯之嗣則未有仍考諸侯而不考天子者也陛下天倫不先於武宗正統不自於獻帝是非予奪至為易辨而二三臣者猥欲比於遭變不正之舉故曰悖禮之尤者也

史槩上下憲詔獄黜為民七月喬宇致仕去侍郎賈

詠學士豐熙等修撰楊慎等給事中張翀等御史余
翱等郎中余寬等寺正毋德純等同上疏詣左順門
跪伏大呼上方齋聞之遣司禮官諭令退不起命執
豐熙等八人下詔獄修撰楊慎檢討王元正撼門大
哭羣臣皆哭聲震闕庭上大怒命逮五品以下負外
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並下詔獄廷杖謫戍霍韜家
居上疏曰議禮有兩端曰崇正統曰正天倫徒崇正
統其弊至於利天下而棄父母徒重天倫其弊至於
小加大而卑踰尊故臣前日謂陛下宜稱孝宗曰皇
伯考獻帝曰皇考武宗曰皇兄此天倫之當辨者也
尊崇之議則始在所緩此正統之當崇者也乃近者
廷臣議上考孝宗又兼考獻帝此漢人二父之失也
獻考徽稱既極尊崇聖母尊號亦二昭聖此漢人兩
統之失也本原既差愈議愈失臣之愚慮則願陛下
預防未然之失毋重將來之悔而已失昭聖久稱聖
母一旦改稱大非人情所堪陛下之委曲承迎
務得懽心此可慮者一昭聖禮秩雖崇然其勢日輕
章聖尊稱雖或未至然其勢日重恐給使左右之人
不達聖意妄生疑間或以彌文小節遂搆兩宮之隙
此可慮者二願陛下啓聖母曰皇太后實大統適宗
至尊無對必時自謙抑以示尊敬莊肅皇后母儀天
下十有六年接見之儀不可輕忽俾宮闈大權一歸
昭聖庶宗統正而嫌隙消天下萬世無所非議上嘉
其忠趣令赴召九月採聰等書獻夫等議定大禮稱
孝宗曰皇伯考昭聖曰皇伯母獻皇帝曰皇考章聖
曰聖母是日獻皇帝神主至京奉安觀德殿

典彙上以觀德殿地勢迫隘欲改建四年四月光禄寺署丞何淵言獻皇帝入繼大統所自出之帝請於太廟内立世室以爲禰廟禰廟得所而後大統有光下部議禮部尚書席書等議言周以文武有功德乃立世室與后稷廟皆百世不遷我太祖始建四廟後改同堂異室以太祖擬文世室太宗擬武世室今獻皇帝以藩王追稱帝號何淵乃欲比之太祖太宗立世室祀於太廟不知何說也古王者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不知何說也初議以孝宗爲禰今祀獻帝於觀德殿即禰廟也何淵又曰禰廟得所而後正統有光又不知何說也張璁言臣與廷臣抗論之初即曰當別爲立廟京師又曰別立禰廟不干正統此非臣一人之議天下萬世之公議也桂萼言

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如何淵之說誠所謂陷君者可順情而信之紊昭穆之序亂統紀之常乎皆不聽五月禮官會羣臣復奏上以觀德殿在大内太常不得行禮命再議且遣中官諭席書曰必祔廟乃已吏部尚書廖紀都御史李鉞通政柴義等皆奏如何淵之言是獻皇帝昔稱臣於外藩今並祀於帝位不得爲而爲之非孝也亂昭穆之倫蔑祖宗之法不可爲而爲之非孝也上意已決即命營建定名曰世廟九月成自觀德殿奉遷神主於世廟後又改爲獻皇帝廟

史槩六年張璁請修大禮全書七年六月書成命曰明倫大典楊廷和除名爲民毛澄追削生前官蔣冕毛紀喬宇汪俊林俊冠帶閑住

何喬遠名山藏林俊嘉靖六年卒七年明倫大典書成追罪俊進歷代成禮論革爲民

典彙十七年六月通州同知豐坊言宜建明堂加尊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七帝下部議禮部尚書嚴嵩言大祀殿在圜丘北秋享即此可行獻皇帝配帝侑食元合周道上諭明堂秋享宜於奉天殿行之皇考稱宗不爲過情命再議戶部侍郎唐胄上疏力爭黜爲民嵩復議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晉則十一室而六世唐則十一室而九世宋眞宗詔議太廟禮學士宋謙議以太祖太宗合祭同位其禘祫圖又以太祖太宗同居昭位皆古事之可據者今皇帝與孝宗同氣之親臣謂宜奉皇考與孝宗同爲一廟

史墜秋九月辛巳上獻皇帝尊謚曰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廟號睿宗是日奉主祔享太廟辛卯大享上帝於元極寶殿奉睿宗獻皇帝配自是歲一行之二十年四月辛酉風雷雨雹太廟災羣廟皆盡惟睿廟在垣外得存二十二年十一月命重建太廟更爲同堂異室之制二十四年六月太廟成詔定安神位次太祖居中左序成宣憲睿右序仁英孝武追崇之典至是而極

乾學案爲人後者後大宗也宗法以傳重也卿大夫有家諸侯有國皆謂之重況於天子有天下其重何如繼嗣即繼統三代傳子之天下非唐虞傳賢之天下爲人後者爲之子自天子以至庶人一也曰爲人後則不言爲

之子而分定矣猶適子衆子或稱爲父後或不爲父後或爲母後或不爲母後或孫爲祖後爲後者子之尤重也天子諸侯君國子民其禮視卿大夫尤隆矣生時尊之爲君死則與稱兄弟可乎春秋閔僖之爲父子可知矣唐之武宣以叔父繼猶子既繼統矣即是繼嗣君道也父道也天經地義不可淆者也漢之泠褒段猶明之張璁桂萼小人之尤逢君以圖富貴流傳簡編有識鄙恥獨怪歐陽公以一代文宗於濮安懿王典禮依違其詞貽譏後禩善乎程伊川之議足爲萬世準則矣薛考功爲人後解爲人後辨最明晰附録於史槩條下讀者詳之

讀禮通考卷第二十